

天將明

哎呀
的許多

第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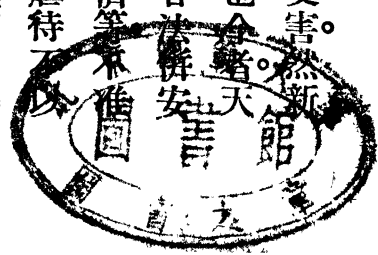
祖家
宋五

哎呀



序

自古國家興廢。不外乎易姓相傳。雖革故鼎新之際。不免鋒鏑相交。黎民受害。然新朝定鼎之後。首先安民。轉瞬又成太平世界。是則國姓固易。而種族自若也。余嘗天南日併。琉球高麗。莫不奪取其土地。奴隸其人民。亡國之奴。不得與平民儕等。不惟游學。不准為官。並不准學工商之業。惟有苦力傭工。務農兩事而已。猶復虐待。下以人齒。苛政猛於虎狼。凡娶婦嫁女。添丁死人。皆有稅則。人口有稅。牲畜有稅。橫征暴斂。惟恐其積蓄稍豐。死灰復燃。且禁說本地土話。以防動故國之思。務令其滅絕種類。而後已。其苦可勝言哉。我中華地土肥饒。礦產豐富。久為列強垂涎。自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禍。割香港與英國始。至光緒三十一年止。共計割讓屬地十一。失屬國四。租借地六。開放通商口岸七十四。賠償兵費千兆有奇。四千餘年之祖國。一敗塗地。所以未至遽亡者。徒以我國戶口浩繁。得之固易。而治理頗難。且各國存一利益。



均沾之心。深恐分之不平。必啓兵端。蓋以合則勢衆難當。離則勢孤易敵。我華人如乘隙驟起。諒非各國之福。故屢謀瓜分而不果也。迨革命推倒滿清政府。民氣一新。列強瓜分之心。藉此稍一停頓。然而不修內政。兄弟鬩牆。財政困難。民懷怨望。亦恐乘內亂而招外侮。鄙人有鑑於此。因取前清國際交涉失敗之歷史。割地賠款之痛傷。據實編輯成書。名之曰天將明。以取喚醒我四萬萬同胞夢境之意。書中發一種悲哀痛苦之情。令人人皆知警惕。俾閱者觸目驚心。痛定思痛。咸感發愛國之志。力圖富強。庶免瓜分之禍。則鄙人有厚望焉。

民國三年重陽日介北逸叟幼圃氏自識於滬南旅寓之夢連齋

天將明初編目錄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泰西人進中華歷史 | 廣東省查鴉片弊端 |
| 第二回 | 義領事受迫繳鴉片 | 林欽差上疏奏龍廷 |
| 第三回 | 勝強敵則徐用火攻 | 主和議琦善爲欽使 |
| 第四回 | 琦中堂查辦出京 | 林制台被讒革職 |
| 第五回 | 撤守兵總督媚洋人 | 失砲台協戎殉國難 |
| 第六回 | 賣香港琦善拏問 | 攻虎門義律興兵 |
| 第七回 | 炸大砲關提督盡節 | 襲洋兵奕將軍喪師 |
| 第八回 | 城下受盟將軍誤國 | 海疆不靖欽使誓師 |
| 第九回 | 懸白旗提台懷異志 | 傳捷報總鎮破洋兵 |
| 第十回 | 失鎮海欽差完忠節 | 割香港中土始凌夷 |
| 第十一回 | 英法聯軍廣東起釁 | 桂花被命天津議和 |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二回 | 見照會藩王發忠憤 | 立條約外國藐中華 |
| 第十三回 | 撫公使重興兵禍 | 襲洋官引出漢姦 |
| 第十四回 | 奸臣誤國文宗出狩 | 聯軍進京奕訴求和 |
| 第十五回 | 謀黑省俄督拓邊疆 | 弱黃種清臣賣國土 |
| 第十六回 | 平回匪俄國據新疆 | 贖伊犁中華賠巨款 |

天將明

膠西傅幼圃編輯

第一回

泰西人進中華歷史

廣東省查鴉片費端

天

詩曰

無端失計壞長城

太息梅花拔漢旌

飲泣藩王陳諫表

秉軺使相諱談兵

雷池飛越金湯陷

露布羞傳城下盟

將

從此喧賓恆奪主

令人時懷式微情

明

這一首詩。是詠的那清朝道光年間。林則徐焚燬英商烟土。惹起邊衅。宣宗命琦善查辦兩廣。一力主和。將各要隘炮台守兵撤盡。內河的梅花樁被英人拔去。後來英人背盟。殺進內地。以致無險可守。華兵潰敗。城下受盟。割地議和。索去香港。廣州開了商埠。這是奸臣誤國頭一回損失主權的開幕。諸君欲知前後之歷史。喪師辱國之原因。聽在下細細講來。且說歐洲各國。自明正德年間法蘭西遣使入貢。始通中

國因粵撫林富上言。奉旨准法蘭西在香山澳門互市。後在虎跳門外濠鏡地方築室立城。雄踞海澨。以此西人聞風而至者踵相接。葡萄牙以嘉靖年至。荷蘭意大利均於萬曆年至。惟英吉利於崇禎十年方進中國。昔所稱紅毛國者是也。清順治二年。始令西人湯若望南懷仁同入欽天監。以西法造歷書。頒行天下。康熙七年。奉旨准在京西洋人自行其教。惟不准傳教於中國人。此乃西人傳教之始。十三年。清兵攻台灣。西兵率舟師助戰。台灣平定。叙助戰之功。大開海禁。澳門。漳州。甯波。雲台山。都設了權關。准各國洋船通商。英國雖進中華最晚。而其發難却最早。乾隆五十九年。六十年。兩遣專使至京。要求通商口岸。俱未邀允。嘉慶七年。突來英國兵船六艘。停泊雞頸洋。窺伺澳門。託言法人將取澳。恐礙商務。特派兵輪保護。後經大府宣諭。未得逞志。十三年。法取小呂宋。英將度路利又率兵船自安南而至。仍以法人將襲澳門爲詞。大府理諭不聽。竟登岸佔據市樓。商民駭竄。督撫援違抗封艙之案。調兵守禦。度路利率兵船駛入虎門。進泊黃埔。直指會城。聲言欲劫十三洋行。經碣石總

兵黃飛鵬擊退。仍據澳門。嗣以該國公司船至。聞知封艙原因。很怨英將孟浪。致害商務。縱然佔據澳門。毫無益處。各國商人。因停止互市。怨氣沸騰。其時澳門商務。以葡人爲最盛。願代償兵費六十萬。調停了事。英人纔具狀歸誠。照舊通市。二十一年。英派大臣總理商務。其時貨物。以鴉片烟爲大宗。其物共有兩種。一名公班。產自印度孟加刺地方。一名白皮。產自印度孟買地方。此物初入中華。不過當做藥材用的。故亦照藥材納稅。每箱僅納稅銀三兩。後來沿海商民。爭相吸食。以致廢事失業。粵中大吏。以蠹國病民入奏。奉旨嚴禁。裁其稅額。道光元年。洋舶夾帶鴉片事發。宣宗重申禁令。於洋舶到埠。先要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。並無夾帶鴉片的甘結。方准開艙驗貨。如行商容隱。查出加等治罪。所有鴉片躉船。都遷出零丁洋停泊。以爲風行雷厲。可以蔽絕風清。誰知中國人利心太重。雖鴉片船移泊窮洋絕島。自有一班內地奸民。替他私行售賣。因此一禁。反把他的生意禁暢旺了。那一班包賣的奸商。拉掇的經紀。私受漏規的關汛。包攬運載的蛋船。大都利市三倍。通國之人。半染其

天 將 明

毒。十六年。太常卿許乃濟奏請變通弛禁。

其略云。今日之鴉片。禁令愈嚴。而食者愈多。流毒幾遍海內。蓋法令者。實胥役棍徒之利藪也。法愈峻。則胥役之賄愈豐。棍徒之謀愈巧。臣愚竊以爲匪徒畏法。不如其趨利之切。且逞其鬼蜮伎倆。法有時而窮。究之食鴉片者。率皆游惰無志。不足輕重之輩。亦有逾者艾而食之者。不盡促人壽命。海內生齒日繁。斷無減毫戶口之虞。而歲竭中國脂膏。則不可不早爲之計。閉關不可。徒法不行。惟有仍用舊制而加重之。祇准以貨易貨。不准用銀購買。應將紋銀番洋一體嚴禁偷漏。仕官士子兵丁。予以區別。犯者立加斥革。該管上司及統轄各官。有知而故縱者。分別查議。似此變通。既可以削其利權。又可以增我稅額。庶足杜漏卮而裕國計云云。宣宗覽奏。下旨交廷臣會議。一時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紛紛上章抗議。有的說變通爲救時上策。有的說嚴禁爲防患良謨。聚訟紛紛。莫衷一是。宣宗於是下上諭云。鴉片來自外洋。流毒內地。例禁綦嚴。近日言者不一。或請量爲變通。或請仍嚴例

禁。然必須體察情形。通盤籌畫。行之久遠無弊。方爲妥善。着鄧廷楨等。將摺內所奏各節。悉心妥議。力塞弊源。據實具奏。許球另片所稱澳中情形。是否屬實。着一併議奏。欽此。

各省疆臣。奉到這一道上諭。往返商議了半年。纔議定一個章程。奏請明定鴉片律例。販賣吸食。罪名輕重有差。自此禁烟法令日加嚴厲。愈逼愈緊。遂逼出非常的橫禍來了。十八年。侍郎銜鴻臚寺卿黃爵滋。又上一本其大略云。

歷年漏卮。歲益加增。公私交困。皆知漏卮在於鴉片。雖禁令森嚴。而犯者自犯。食者自食。實不知拔本塞源之故耳。請准給一年之限戒烟。雖至大之癮。未有不能斷絕者。一年以後。仍然吸食。是不奉法之亂民。置之重刑。無不平允。舊例食鴉片者。罪僅枷杖。其與販者。罪止杖一百徒三年。俱係活罪。斷癮之苦。有甚枷杖。趨利之心。頓忘刑徒。故不畏法。若處以死刑。必不敢行險僥倖矣。請皇上赫然震怒。以警沈溺云。

天 將 明

宣宗下旨將黃爵滋原摺交各省督撫會議。大都主張從重治罪。於是重定新例。無論吸烟販賣。一概斬首示衆。並派欽差大臣到廣東查辦鴉片。苦無其材。仍是黃爵滋保舉江撫林則徐精明幹練。應變有方。足以勝任。且說這林則徐字少穆。廣東侯官縣人氏。爲人耿直。作事精勤。生平最恨鴉片。在江蘇二年之期。治的本省鴉片絕跡。宣宗素知其能。今聽黃爵滋保奏。心中大喜。卽下一道旨。意着林則徐來京。陸見林少穆奉道諭旨。將公私料理清楚。委藩司護院。座了一隻大船。由水路航海進京。到了天津。棄舟登陸。只消兩日工夫。來至京城。入朝面聖。奏對稱旨。當奉硃筆。簡放欽差大臣。馳赴廣東。會同總督鄧廷楨查辦鴉片。林則徐謝恩退朝。不敢久停。領到欽命查辦鴉片關防。立卽陛辭出都。自十八年十一月動身。至次年正月月底抵粵。此時粵督早已奉到廷寄。雷厲風行辦理禁烟事宜。販賣吸食各烟犯。繁滿囹圄。洋人見辦理的這樣認真。也有點害怕。把蘆船都移到零丁洋去。林欽使一到。就去拜會總督。問起禁烟情形。總督答道。眼下省城烟犯。差不多就要絕跡。鴉片蘆船也都放

出零丁洋面。內地各口。都派了水師兵船。巡邏堵截。照眼前而論。這禁烟的情節。似乎無甚棘手。林欽差道。洋人性情詭詐。表面雖然避去。難保他不勾結內地奸民。暗中私賣。據兄弟愚見。這樣辦法。終未盡善。總督道。欽差大人。有甚高見。卽請賜教。欽差問曰。鴉片。薑船。共有幾艘。每艘裝載鴉片若干。總督道。共有二十二艘。每艘約裝一千來箱。欽差笑道。制軍你想。一艘千箱。二十二艘。便有二萬二千箱了。這二萬二千箱鴉片。難道說那洋人既已運來。他肯拋向海洋裏麼。不但不肯拋向海洋。亦必不肯載回本國。不過是暫避外洋。躲過風頭。早晚還要設法賣給中國的。我們既想想著爲國除害。總要想個一勞永逸的辦法。斷不可僅顧眼前。聊以塞責而已。制軍以爲如何。總督道。據大人之見。當怎樣辦理呢。欽差道。據兄弟之意。先要教洋人將鴉片禁物繳銷。才准其開船做生意。不繳鴉片。不准通商。總督道。這個辦法。好則好矣。但怕難以辦到。記得曩年。英國大班。帶了來一個洋婆子。住在公局裏邊。東裕洋行的司事謝某。恭維大班。送他一頂轎子。這洋婆子竟夜郎自大。乘轎出入。與中國

官長分庭抗禮。制軍王公聞知此事。以爲違約。立拿謝某究治。英國大班。竟然陳兵列炮。勢將衝突。王公怕啓邊衅。派通事理諭再三。才得了事。大人你想。洋人攜帶家眷。原是條約上不准的。猶敢如此倔強。莫說教他繳銷這許多的鴉片。豈肯甘心麼。怕的是激成事變。啓了邊衅。這個處分。那能擔受的起呢。林欽差聽罷。不由的冷笑了一聲。正是。惟有私心籌利害。何暇爲國計安危。不知林公所笑何意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義領事受迫繳鴉片

林欽差上疏奏龍廷

話說欽差大臣林則徐聽了兩廣總督鄧廷楨一片懦弱的言辭。不覺的冷笑了一聲。叫道。制軍。這樣的胆怯。還能替國家除害嗎。從來說是畏威懷德。剛柔並濟。一味的用柔。原來斷不行的。曾憶道光初年。粵省城外遭了火災。燒成一片白地。英人要藉端推廣他的公局。興工建造。侵佔了百姓基址很多。災民到總督衙門控告。總督李鴻賓怕啓交涉。置之不理。洋人非常得意。後來總督入覲。百姓又告到巡撫朱桂

楨跟前。那曉的這個朱公。真不愧爲民父母。祇知替百姓分憂。全不計自己利害。批准之下。立將通事鎖拿下獄。親督兵弁。把英人所佔民地新築之屋。立時拆毀。英人動了交涉。恐嚇要挾。無所不至。一直鬧了半年。毫無得着一點便宜。可見對待洋人。原不必一味柔和。才算是辦外交的好手。但不可純用野蠻。一樣能以抵制得住。祇要我占的理長。他也無可如何。總督道。但怕今非昔比。英國新派來一個領事。名叫義律。此人頗有材幹。性極刁猾。很不容易對待的。林欽差愕然說道。甚麼叫做領事。這個官名。從未聽的講過。總督道。英國四班公司的資本。全是藉國家公款。連年貿易虧折。本利無歸。英主一怒。把公司解散。前任盧制軍。以公司散後。統率無人恐滋事端。奏請飭令洋商寄信回國。仍援舊例。請派公司大班來粵。管理商務。該國之君。這才設立起這個官名。欽差道。原來有這麼一回事。我們也不管他。各人抖起精神。辦各人的事。他刁猾。我自有限制他的法子。鄧總督見欽差銳意要行。未便過於阻擋。遂說道。洋人的事。向來由洋行司事交接的。我們還是把他十三家洋行司事。

傳來發給諭帖。叫他傳諭各公司便了。林欽差點頭稱是。這才告辭回了行轅。立請文案老夫子。辦了幾角公文。咨虎門水師提督。碣石鎮總兵。以及統帶各營將領。分路從嚴把守。先絕漢奸的接濟。到了二月初間。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。廣東巡撫怡良。在行轅堂上。設了三張公案。高坐堂皇。傳集十三洋行司事。發交諭帖。着其傳諭各洋人。將所存烟土實數。開單呈報。各洋行接到諭帖。十分情急。連忙走告洋人。洋人笑道。中國官員。不過盡抱着那金錢主義。林欽差無故生波。也無非擺個要錢的陣勢。有甚大不了的。也不過拚掉幾萬銀子。自會風平浪靜。司事道。這一個老頭子。嚴正的很。怕買他不到。洋人。不以爲然。立刻出了張五萬兩的銀票。差人送去。不過一日工夫。差人轉來。將原信賞回。並未開拆。洋人大爲詫異。說道。怎麼中國官員。竟會不要銀子。真是新聞了。這事倒有些軋手。便急急來見領事。義律商議對待的法子。義律道。諸君不要慌張。中國人情。辦事俱是虎頭蛇尾。不要睬他。過幾日。自會冰消瓦解的。不意林公辦事認真。天天嚴催速稟。義律被逼不過。只得親身

到省。却是僵臥公局。不肯謁見。也是該當有事。適有個奸商顛地乘間逃走。林欽差大怒。立命出差拘治。一面援照違抗封艙的案子。移咨粵海關監督。將各國住泊黃埔的貨物。一律封閉。又將各洋行買辦。拿捕下獄。經這番雷厲風行的辦法。洋船上的人。既無接濟。又無交易。苦不可言。義律到了這個地步。也是無法。只得暫顧眼前。親到行轅晉謁。面允情願遵諭呈繳。開具清單。共計鴉片二萬二千另八十三箱。林欽差向總督道。制軍你看如何。鄧廷楨不勝佩服。遂傳出大令。定於本月二十七日。齊集海關查驗鴉片。着各營兵船。嚴裝保護。以防不測。又令各洋船駛赴虎門。聽候收繳。到了日期。林欽差。鄧制軍。怡中丞。俱排齊儀仗。帶了衛隊。乘坐官舫。前詣虎門。海關監督相陪稽查。各國洋人。俱是俯首貼耳。唯唯聽命。一直收了四五天。方才完事。又令洋人出具永不售賣鴉片的甘結。嗣後再犯。卽以藐視王法論。人卽正法。貨物入官等語。宇內軍民。莫不喜悅。林公當卽具摺奏聞。略云。

鴉片之毒。滋蔓既久。幾於無可挽回。幸蒙我皇上乾剛獨斷。立除錮弊。法在必行。

茲查得在洋躉船二二號。聞臣將次到省。先行開出零丁洋面。作爲欲歸之勢。此不過暫避一時。不久卽當復來。且內地奸商。亦未免潛赴洋面。勾結私販售賣。如欲絕其根株。必須將躉船鴉片銷除淨盡不可。臣與督臣熟商。發給洋行諭帖。責令洋商。將所有烟土。盡行繳官。許以奏明大皇帝。免治既往之罪。一面移咨粵海關監督臣豫堃。援照洋人違犯禁令。卽行封艙舊案。將住泊黃埔洋貨封艙。停止貿易。一面調集水陸軍隊。駐紮虎門。以防蠢動。又復迭加諭示。威德兼施。該洋人等。自知愧悔。卽於二十三日。據實稟復。情願將違禁之物。遵諭呈繳。已於二十七日。臣等同至虎門稅口。將躉船所存鴉片照料查收。共計二萬二千零八十三箱。並取具永不夾帶鴉片切結存案。維該洋人呈繳鴉片如此之多。事屬創始。自應派文武大員。將原箱解京驗明。再行銷毀。以昭實在。是否有當。臣等謹會同具奏云云。

奏摺拜發之後。不過月餘。早已奉到硃批云。所繳鴉片烟土。無庸解京。卽在虎門外

銷毀完案。欽此。林欽差便同督撫會議。出示曉諭中外軍民人等。早烘動了闔省的人。紛紛傳說。以爲新聞。竟有數百里外趕來看熱鬧的。一府兩縣的旅館飯店。俱住的擁擠不開。到了這日。看的人如潮水一般。道路爲之梗塞。欽差大臣林則徐兩廣總督鄧廷楨。俱是公服乘坐綠呢大轎。排齊全副執事。督標出了全隊。明盛亮甲。軍容整肅。擁護着兩位大人。前赴虎門關外監視。此時府縣官員。並防堵的將弁。早在那裏伺候。林鄧二公出轎。進了演武廳坐定。衆官參謁已過。林公問道。預備齊了沒有。知府回道。俱已齊備。專候大人鈞令行事。鄧制軍向林公說道。我們前去驗看明白。再發令罷。林公點頭。二人遂起身下了演武廳。見海灘上堆列二十二堆箱子。如小山一般。便吩咐中軍協同知府。帶了幾個巡捕。至海灘點查一遍。係二萬二千零八十三箱。數目相符。稟明欽差。然後才把松柴堆於土箱上面。又用桐油灌了下去。兵役人等。各執引火之物。專等上頭令下。林公見已預備妥當。向制軍笑道。從此這個毒根。可以拔除淨盡了。遂手拔出一枝令箭。叫中軍傳令縱火。中軍領了大令。退

天

將

明

下演武廳來。飛身上馬。馳至海灘。將令箭高擎喊道。大人有令。立刻縱火焚燒。話猶未了。早見千百火把。一齊點起。轉瞬之間。烈焰飛騰。火光四射。但聽的劈劈拍拍。一陣亂响。猶如火燒赤壁的一般。那二萬多箱鴉片。霎時化爲灰燼。中外人民。莫不拍手稱快。兩位大人。見民心歡悅。洋人懾伏。不覺心中大喜。說道。這一來。上宣國威。下慰民望。從此可以挽回頹風矣。說罷。吩咐調轎回轅。立卽會銜奏聞。一面照會英國政府。請他約束商人。勿得運土來華。致起交涉。宣宗覽奏。不勝欣慰。遂特簡林則徐爲兩廣總督。鄧廷楨調爲閩浙總督。林公聞命之下。零涕感激。愈思有以報國。故接任之後。辦事異常勤奮。於洋務事上。極爲注意。諭令十三洋行。凡洋商輪船來粵。概先停泊澳門洋面候查。待驗明船內並無夾帶鴉片。才准進口開艙。各國商船。無不遵諭。獨有英商不遵。所有商船。俱用兵船遮護。進泊尖沙嘴地方。不受查驗。委員立時稟明制台。林公見稟大怒。說道。這還成甚麼事體呢。各國皆遵號令。獨英人違抗。無非仗着他的船堅炮利。若不挫其驕矜之氣。各國效尤起來。那還了的嗎。話猶未

了。警報接連而至。正是開蚌只因操切急。從此黃種漸凋殘。未知警報何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勝強敵則徐用火攻 主和議琦善爲欽使

話說林則徐正擬用武力對待英人。連連接到警報。稱英國兵輪兩艘。泊在口外。攔阻各國遵查船隻。不准進口。林公一怒。發令吩咐水師兵船。出口驅逐。水師提督關天培接到令箭。立刻率領舟師出口。差通事至洋船責其不遵查驗。阻攔別國商船之過。英海軍統將伯冷麻以索償烟土費爲名。關天培見其有意尋衅。傳令開炮轟擊。英人亦還炮相攻。關天培生平善習槍砲。高下遠近。無不命中。因見英國軍艦尙未大集。便督軍奮勇猛攻。親自點砲。擊沈敵船二艘。英軍敗退。一連開了三仗。俱獲大勝。共毀其軍艦五艘。帆船十餘隻。死傷三千餘人。英領事義律見林則徐果是利害。只得退出老萬山外。通信本國。搬取救兵。道光二十年五月。卽西歷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。英加義律爲陸軍統將。以伯冷麻爲海軍統將。發來海陸軍一萬五千人。

軍艦二十六艘。大炮百四十門。駛至澳門。先遣使來。廣州請和索償烟土價值。時林則徐早已大修戰備。拒絕和議。一面申奏朝廷。力陳英人謫詐。不可憑信。此次爲鴉片私貨起兵。其曲在彼。萬不可姑息養奸。啓各國效尤之漸。英人所恃者。不過船堅炮利耳。殊不思千里費糧。士有飢色。况數十萬里之孤軍乎。誠犯兵家之所忌矣。請皇上飭下沿海督臣將軍提鎮。嚴修守備。寇來勿戰。彼不得逞其志。銳氣必墮。諒不敢久居內地。俟其糧盡退走之時。出銳卒以躡其後。萬餘驕夷。可一鼓而擒也。臣現已秣馬勵兵。除嚴守各要津外。專候命下。殺敵矣。宣宗覽奏。交廷臣議覆。諸臣請閉關封港。并外洋各國。一律停止通商。奉旨發交粵督議奏。林則徐奉到這個交議的奏摺。笑道。他們何至這等不通。英國犯法。干衆邦甚事。遂親擬奏稿。其略云。

罰不及衆。必示至公。今英人不遵約法。輒遷怒於恭順之邦。未免良莠不分。設各邦稟問何辜。殊難批示。且自英人貿易停後。他國頗有喜色。蓋逐利之心。喜彼繼而此贏。此中控制之法。正可使其相啖。輸誠內向。若一概拒絕。勢必聯絡一氣。昔

人云。彼則聚而謀我者。不可不預爲之防。云云。

覆奏到京。奉旨依議。着林則徐相機痛剿。林公奉到上諭。下令封港。調水軍整師禦敵。又出重賞購募蛋民。有能出洋燒毀敵船殺傷西兵者。除資給軍糧軍裝器械外。仍飭地方官查明家屬。以時周恤。從來說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那些漁船蛋戶。原本就是海寇。素習水性。見了賞格。爭先應募。這日颶風大作。不能行船。英國軍艦。也就不曾防備。到了半夜。蛋民小船。聚集了有二三百隻。各擎火藥硝磺引火之類。潛至英艦。乘風縱火。一聲喊起。槍砲齊施。隨後水師駛至。開砲攻擊。英國兵士。在睡夢中驚醒。見滿船是火。又不知敵兵多少。手足無措。不能抵禦。伯冷麻一聲令下。叫各艦一面施救。一面開輪退下一百餘里。因颶風太大。我軍也不便冒險窮追。收兵回營。這一仗燒毀敵艦八艘。帆船二十餘隻。死傷兵將五百餘人。捷音報至省城。滿城文武。俱至督署道賀。熟料林公不但毫無喜色。更加憂形於面。巡撫怡良問曰。今一仗損其戰船多艘。受創已重。諒不敢正視澳門。制軍不悅何也。林公歎了一聲。說道。兵

連禍結。勝負無常。我澳門口岸。諒也無虞。他不受痛創。在此同我相持。他雖船堅炮利。總是難得便宜。有此一敗。必不敢再攻澳門。一定向北駛入。直犯廈門。鄧制軍頗諳兵機。諒有準備。再不得手。勢必泝流深入。挺而走險。沿海督撫。多不知兵。承平日久。營務廢弛。一旦強敵驟臨。如何能當呢。如內地有失。此處獨守無益。我焉得不憂呢。怡良聞言。恍然大悟。說道。制軍之慮是也。何不趁此勝仗。趕緊行文各省。以壯軍人之膽。並請沿海省分各督撫。嚴行防堵。彼軍縱然北犯。亦無所用其力矣。林公點頭稱是。便令文案辦理移文。咨知沿海省分。且說閩浙總督鄧廷楨。兩江總督裕謙。敵愾同仇。接到英軍攻粵消息。各調水陸大兵。到海口防禦。今接粵省捷音。並知會防敵船北駛的移文。閩督早遣水師悍勇。扮做商民。專候行事。英軍自從失機之後。義律與伯冷麻商議進兵之策。伯冷麻道。這個林老頭子。真是有點紮手。同他戰了幾仗。敗了幾回。這次又中其詭計。不着風浪太大。他的帆船不敢追襲。豈不要全軍覆沒嗎。爲今之計。萬不可在此與之相持。不如急襲廈門。進逼舟山。乘勝北上。難道

沿海守將都是林則徐嗎。義律聞言甚以爲是。便令各艦一齊開行。向廈門進發。這日到了廈門。見口岸並無守備。其時正在黃昏以後。各船下碇。專候明晨打英人。也是合該吃虧。這些水勇悄悄的蕩着划子。行近戰艦。火球火箭一齊拋擲。英人不會隄防。各船上頓時燒着。軍士忙着施救。遙望那些划子。從從容容收進港去。只見無數戰船銜尾而出。二百餘門大砲同時俱放。英人知是中計。不敢拒敵。急急轉舵北行。計點各船受損甚重。義律發恨說道。此去再不得勝。我也無顏再活了。連夜駕駛到了浙江地界。見舟山守禦空虛。傳令盡力攻擊。舟山雖有兩座營盤。無奈四面受敵。難以抵禦。不消一日工夫。竟爲英人攻破。時定海毫無戰備。總兵張朝發聞報失了舟山。大驚失措。立集商船漁艇。編爲砲艦以禦之。英艦一字排列。同時開砲猛擊。我船或沈或燬。兵士或逃或溺。敵軍乘勝登岸攻城。城陷。知縣兆公鎮殉難。總兵張朝發遁走。浙江巡撫烏爾恭額聞英軍進攻舟山。率兵來救。已經來不及了。連忙具摺入奏。自請嚴加議處。宣宗覽奏大驚。急集廷臣計議。庸懦之派。爭造蜚語中傷。

林則徐謂辦烟土案。操切太急。惹動邊衅。莫若將則徐革職。以消英人之忿。與之議和通商。也就了事。宣宗不以為然。詔兩江總督裕謙赴浙江視師。諭旨方下。忽報英國軍艦駛抵天津海口。直隸總督琦善有奏報至。宣宗驚道。英人行軍怎麼如此疾速。遂將琦善奏摺打開一看。大旨是英人之來。本為和平通商。粵東烟案。辦理不無操切。英人興兵前來。欲求我國體恤商人。酌償血本。先差通事至廣州達意。該督非但不准。且用詭計焚毀伊軍艦多艘。不得已駛至廈門。欲訴於閩督。仍被焚擊。受損頗巨。彼始奮然奪我舟山定海乍浦等處。意在要挾。今乘勝進逼天津。並未進口。仍據越境求撫等語云云。宣宗看罷說道。據琦善所奏。英人尚屬恭順。倒是林則徐任性。惹出來的禍事。如能平反了烟案。諒也無的說了。廷臣巴不得姑洗求安。那裏還顧及後來利害。當時無不隨聲附和。宣宗見衆心相同。便降旨着琦善來京陛見。過了幾天。琦善到京。立蒙召見。琦善將輕開邊衅的過錯。全推在林則徐一人身上。並言英人遠隔重洋。志在通商。又何樂與我結怨。且船堅炮利。天朝兵力。萬難與之抗

衡臣在天津。與其統帥磋商。許以代乞天恩。派重臣赴粵查辦烟案。議奏平反。該統帥感激零涕。當許侯恩旨朝下。洋船夕退。宣宗道天津口外的洋船。都是輪船。可還有別的船呢。琦善道。全是輪船。宣宗道。共有多少號呢。琦善心中暗想。這個老頭子。性情最剛。若不唬他一下子。他必不肯照我的意思辦理。於是回道。船數不多。只有八艘。然而這火輪船的利害。真是聞所未聞。勿論風浪多險。總是行駛如飛。至風色順逆。潮汐漲落。全都不管。况船身又高又大。外面全掛鐵甲。上下幾層砲眼。直如城垣一般。船上的兵。盡藏在艙內。由砲眼施放槍砲。我們的砲彈。打在船身。他有鐵甲攔住。毫無傷損。他的砲彈出來。十分有准。更難躲避。臣所以說天朝的兵。萬萬難以抵禦的。趁此時將就下臺。倒免生意外之變。宣宗連連點頭說道。你先下去候旨便了。琦善叩頭退出。次日奉到硃筆。着琦善馳赴粵東查辦軍務。此旨一下。果然天津口外的洋船。立時退去。琦善這一舉動。所關非輕。直教數千年之疆域。日見淪亡。四百兆之同胞。行將漸滅。這一回就算是痛史的開幕了。欲問後事如何。待在下拭乾

了眼淚再編。

第四回

琦中堂查辦出京

林制台被讒革職

話說琦善奉到硃筆。領了欽差大臣關防。請訓出京。回到天津。稍爲料理公私事件。便起身由水路南下不題。且說粵督林則徐聽說琦善出京的信。頓足歎道。琦中堂此舉。誤盡蒼生。貽害後世。將來我四千餘年之完全帝國。必成了列邦的几上肉了。這也是天數難回。他如一來。不曉的破壞成個甚麼樣子。正在談論。忽報有廷寄遞到。林公吩咐速擺香案。叩頭接旨。開讀一過。原來是前月奏報拏獲煙犯的硃批。其批云。

外而斷絕通商。並未斷絕。內而查獲奸犯。亦未淨盡。無非空言搪塞。不但終無實濟。反生出許多波瀾。思之曷勝憤懣。看汝何以對朕也。欽此。

衆幕友見此硃批。莫不替林公扼腕。林公道。皇上本明如日月。這子會被浮雲遮蔽。一時也就照不到這裏了。遂教幕友擬了箇請罪的摺稿。自己又精心構思。撰了箇

附片交給幕友臆清拜發。衆友道：制軍此片上必能挽回天心。林公道：君側奸佞頗多，此片能否有效，也不必。我不過竭盡愚誠罷了。正在滿腹牢騷，難以發洩，忽見巡捕官進來稟道：水師提督關天培稟見。林公吩咐快請。一刻工夫，見關提督跟着巡捕走進。林公滿面笑容，立起讓座。關提督見過了禮，就座坐定，說道：聞說朝廷派琦相來粵查辦軍務事件，怕的是那鴉片烟要翻案呢。若果如此，以後洋務就沒法辦了。大帥對於此事，總有抵制的法子。林公道：琦相誤聽英人的話，皇上又誤聽琦相的話，將來不知如何了局。我現在是待罪聽候查辦，還有甚麼法子挽回大局嗎？遂將奉到硃批，具摺請罪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關提督不勝浩歎，說道：琦相這件事，做的真出人意料之外。前者義律在咱們廣東吃了幾場大虧，到了廈門，又被鄧制軍燒毀幾只洋船，這才北行駛至浙江，投書張總兵，張總兵不受，又投書烏撫台，烏仍不受。一到天津，行文照會，上書大英國宰相，照會大清國宰相，不曉的琦相怎麼他竟會接受的。聽說天津道陸建瀛當時密稟琦相，說英軍尙據定海，逆情顯著，詭言請

撫明是要挾。不如乘其無備。襲取他的戰艦。羈留他的會長。逼令繳還定海。然後再言撫事。琦相不但不聽。反把陸道審飭了一回。待義律當做嘉賓。設盛筵款待。許他面聖乞恩。這等不近人情。怪不的謠言紛紛。說是二十萬兩的情面。看來不爲無因。林公歎道。想來也是天意國家的厄運。百姓的劫數。朝廷聽信琦相的話。派伊里布查辦浙江。這裏是琦相前來。這兩位中堂。一到。就足以把兩省的口岸送給外人了。關提督道。浙江撫台烏爾恭額已經拿問進京。新撫台簡放的劉韻珂。這個人不知怎麼樣。林公道。劉韻珂辦事倒也還肯盡心。只是過於好名。現在的疆臣。只有兩江總督裕公。算的國士無雙。提臣裏。就只廈門提督陳公。同閣下稱的起國家柱石。將來國家安危。還仗你門幾位支撐呢。關提督道。天培一介武夫。蒙大帥過獎。本不敢當。古語云。士爲知己者死。將來如有緩急。天培一息尙存。總不容洋兵闖進內河。上以報國家養士之恩。下以副大帥敵愾同仇之志。林公道。但願閣下負此奇氣。琦中堂來此。如能一切守備照舊。本省形勢險固。各口防守還算嚴密。虎門外有大角沙

角兩座砲台。虎門內又有靖遠威遠兩座砲台。且有師船。大船。漁艇。蛋戶。快蟹。扒龍。許多船隻。星羅棋布。祇要我林某能蒙恩戴罪。不離此地。還不致有甚意外之事。兩人慷慨激昂的談了一回。廚房上來請示開飯。林公遂留關提督一處用飯。忽見巡捕拿進兩個手本。回道。南番兩縣。前來稟見。說是剛才接到臨縣的滾牌。欽差大臣快要到了。林公立時吩咐傳到簽押房接見。巡捕退出。不一刻兩首縣跟着巡捕來至簽押房堂前就座。林公匆匆的喫了半碗飯。便走出房來。兩縣請了一個安。林公連忙讓坐。兩縣忙將滾牌呈閱。林公一看說道。欽差座船。離省祇有三百餘里。計程二日可到。貴縣趕緊出去辦差。但旗人習氣。專愛要好。貴縣說不了要辛苦一點。格外小心。別叫他挑了不是。因着小事鬧過節。連本部堂的面子上也下不來。兩縣連連答應了幾個是。也就告辭而去。林公送至門口。回到房中。見衆人飯已用完。關提督道。欽差將至。晚生也要回去料理料理標下事情。預備迎接。說罷告辭。林公送出二堂。提督去後。摺片都已贍完。林公閱過無訛。遂換朝服。叩頭拜發。且說那南番兩

縣趕着辦差辦的異常奢靡。到了第三天上。文自兩司道府武自提鎮參遊都至碼頭迎接。使節抵埠。砲台升砲恭迎。文武各員紛紛呈遞手本。忽見一個藍頂的武弁。手擎大令上的岸來。喊道。中堂有令。叫砲台官員不必升砲。怕洋人聽得生疑。衆人聽了。俱是忿忿不平。既入行轅。文武官員上轅參謁。一概擋駕。臬司王廷蘭大不爲然。對衆人說道。中堂畏洋人如虎。視我們如狗。廣東省分。早晚斷送在他的手裏了。正在說着。只見林制台來拜。衆人向前參見。林公問道。你們見過了沒有。王廷蘭一肚皮的氣。如虎如狗的說了好些。又道。真是好笑。接上官鳴砲致敬。是我國的儀注。竟至怕洋人生疑。不准升砲。大帥想想。這個樣子。還敢辦交涉嗎。林公聽說也是好氣。也是好笑。順口說道。諸君請回。候本部堂見了。看他甚麼意思再講罷。各官散去。琦善將林公請進。林公先請過聖安。又與琦善見禮。琦善言道。少翁。你這回的亂子鬧的眞也不小。我真佩服你的胆量。林公道。據中堂的鈞見。鴉片烟是不該禁的嗎。琦善道。怎麼說不該禁。但是不當過於操切。致啓兵端。况鴉片流毒。既非一日來的。

天

將

明

也萬不能一朝斷盡。但能嚴禁中國人不准吸煙。洋人總然運來鴉片。也無銷路。自然就不會再來了。林公道。鴉片禁令已嚴至十分。無如奸民私相授受。那裏能查的周到。只要洋人不賣。中國人就要吸。也就無可如何。豈非不禁自絕麼。兄弟是拔本塞源的辦法。琦善道。拔本塞源固佳。但是洋人船堅砲利。難以抵擋。請問粵省兵力能有幾何。能以制伏的住嗎。林公道。中堂可勿用耽心。本省若講用兵。倒還勉強可以行的。各省調來人馬。約有一萬餘人。連本省水陸軍隊統而計之。就有將近三萬。訓練的也還看得。兵是足了。各庫存款。也有數百萬金。餉也有了。各省協濟解來的器械火藥。槍砲軍裝。足以夠用。若論守禦。虎門大角沙角。三個橫檔。烏涌獵德兩個沙尾。都是天險要地。易於扼守。算他利害無窮。也難施展。琦善道。足見少翁大才。敵人無能爲力。但各省口岸甚多。此地倒守住了。洋人就不免到別的口岸騷擾。別處恐不能同少翁這樣的布置。就要受了害呢。舟山定海。就是個榜樣。總之凡事得顧全大局。如只顧此失彼。那還算得甚麼事體。林公道。中堂的意思。要怎樣的辦呢。琦

善道兄弟却也無甚主見。惟朝廷的意思。主張的是撫。我也不過體貼上意。辦理罷了。林公見此老病入膏肓。非口舌所能爭。也就不與之相駁了。又敷衍兩句京裏的話頭。告辭回署。從此廣東軍政。全爲琦善掣肘。無一不同林公反對。林公所派在口門內外坊守的師船。火船。漁艇。蛋戶。快蟹。扒龍等船。琦善要全行撤去。林公不從。琦善道。洋人非不安分。不過逼不得已。求撫通商。如此密防。甚非懷柔遠人之道。且欲守禦。師船火船足以穀了。又何必再招募那些漁舟蛋船許多無用之輩。虛糜糧餉呢。况洋船高大堅固。這些小船。就算再多。與之相角。有何用處。徒自擾耳。總然官船不撤。這些新募的小船。也是必要裁散的。林公無奈。只得任其裁減。僅留師船把守。餘者一概全撤。琦善見林公梗和。心中很是不悅。暗暗的又參了林公一摺。說他遇事任性。故挑邊衅。虛糜公款。破壞商情等語。奉旨。林則徐事事貽誤。卽行革職離任。兩廣總督着琦善署理。欽此。正是信用小人誤國。自壞萬里長城。欲知後事。且看下回。

天

將

明

第五回 撤守兵總督媚洋人 失砲台協戎殉國難

話說琦善得了署理粵督的上諭。喜道。林少穆這一回。可不能壞我的事了。將來和議一成。息了戰爭。英人將舟山定海繳還。定亂的功勳。既已建立。洋人的情分。也就報過。名利雙收。豈非我的運氣麼。可笑那林少穆做了多年的官。利害全然不懂。勿怪人說他家裏一貧如洗。看起來真是個無用的人了。正在高興之際。忽見一個得力的家丁。慌慌張張進來稟道。家人剛才聽的外頭傳說。義律從浙江回來。聽說中堂得了兩廣制台的信息。要進口前來賀喜。口門外的守兵。不肯放進。洋人動怒。要調兵攻打了。琦善一聽。唬的面目變色。說道。這還了的。廣東的軍隊。慣好惹事。招非。這都是林少穆慣壞了的習氣。昏天黑地的。任性胡爲。太也不成話了。快拏我的令箭。吩咐不准與洋人爲難。誰要與洋人爲難。定以軍法從事。那人手持大令。如飛的去了。琦善又吩咐速傳中軍官。帶領二百衛隊。抬着我的大轎。到碼頭上去迎接英帥。叫他小心保護。一陣忙忙亂亂的。鬧的滿城驚擾。一時謠言四起。說是洋兵要攻

虎門兩司聽得這個信息。急至督署稟見探問。琦善將上項事說過一遍。二人放寬心。彼此相視而笑。忽見家人飛報。義律並沒親來。只派人送來一封道喜的信函。兩司更是竊笑。琦善也覺着有點慚愧。遂發話道。報事不明。大驚小怪的這等粗心。下次再要如此。定予重責。信在那裏。快拿來我瞧。家人呈上。琦善一瞧。見開首是道賀的話。後面說是中堂在此作主。我們兩國總可以永遠和好。但沿海兵船密布。不無暗寓詐謀。如係實心和睦。請將防軍盡行撤去。我國方敢憑信。不然。本大臣惟有爰整師旅。以防暗算。恐亦非中堂之福也。琦善看罷。向兩司說道。我這樣披肝瀝胆的推誠相待。他還不肯相信。全是林少穆一力排外。鬧壞了名頭了。我明天就傳令撤去海口兵船便了。當時臬司王廷蘭諫道。洋人詐謀叵測。不能過於推誠。海防一撤。門戶空虛。萬一有變。後患何堪設想。大帥的明見。不可不防。琦善道。且待明天再議。兩司告退。急至撫院。同怡良商議。設法阻止。怡良連忙拿帖。去情提台關。天培鎮台。李廷揚來署會商。少時兩人到來。請至花廳。怡撫台就將琦善要盡撤防軍的話。

說了一遍。關天培驚道。果然如此。大開門戶。洋船直入無阻。這豈不把廣東省送掉了麼。撫軍道。誰說不是這樣呢。所以請二位前來商議。明天大家同去見他。看看他怎樣出令。若果全要撤防。大家就阻他的令。同他拚着大鬧一場。連銜參劾他便了。於是定議而散。到了次日。闔省文武大員。俱至督署稟見。撫軍也來拜會。琦善說起要盡撤海防。免的洋人不敢信服。怕激出事來。提鎮兩司。俱以爲不可。琦善一時動氣。說道。你等通是附林則徐的。專好惹事。本部堂奉旨署理。難道你等還敢不遵令嗎。怡良插口說道。中堂莫要動氣。且從長計較。洋人心懷詭詐。不能不防。若將海防守兵撤盡。萬一他長驅大進。直抵省城。不知中堂有何妙計抵禦。琦善道。這不會有的。義律求我代奏。懇恩就撫通商。我堂堂天朝。不能示信於小國。豈不可恥。怡良道。但憑一句空話。就要推心置腹。如有變局。豈不要束手就縛嗎。各人的性命就算不要。國家土地却是要緊。中堂乃朝廷輔弼近臣。自然能擔當的起。寅晚一個小小的疆吏。實在担不了這個担子。請奏明皇上再發令如何。琦善聽了這番言語。明知大

衆反對。定是聯絡一氣的。如一定用壓制的手段。勢必成了公敵。只得忍了這口惡氣。說道。閣下慮的也是。但朝廷的意思。一力主和。兄弟陛辭的時候。蒙主上諄諄囑咐。總要示信鄰邦。如因着防兵再起風潮。豈不是兄弟辦理不善嗎。如此說來。只有遷就大家的主意。撤退七成軍隊。留三成防守可也。說罷。便吩咐傳令。撫軍還想攔阻。方欲啓齒。琦善把臉一沈。說道。我的令既不行。這個官我也做不下了。只有具摺告退。請朝廷另簡能員前來接辦罷了。怡良見他發怒。也就不敢再說了。於是下令沿海防兵。只留三成。餘者撤回省城。另候調遣。這一來。却趁了義律的心了。從此洋兵乘輪。任意出入口門。毫無顧忌。將內河的梅花樁。全都拔去。諸將齊請開砲轟擊。琦善不准。過了幾天。忽然接到英人的照會。開具兩條款子。一條係索償烟價一千二百萬兩。一條是索取香港全島。琦善一看。慌了手脚。恨道。果然是洋人心懷叵測。這樣的要求。叫我如何回覆。只是反反覆覆的。瞧着那照會。眉頭不展。過了一日。也是毫無主意。忽報義律差人來下戰書。琦善這一驚。真是不小。急急傳諭洋商。叫

他往見義律請他不要心急。候我慢慢的想法。洋商去了一蹶。回來稟覆。說是義律不肯依從。定要先開過仗。再行商量。琦善束手無策。次日是十二月十五日。琦善吩咐標下。伺候拈香。方欲出轅。長探來報洋兵入犯。副將陳連升在沙角砲台。與洋兵對敵。請大帥定奪。琦善道。這還了得。沒有我的號令。竟敢同洋人開仗。這不是居心給我過不去嗎。速速傳我大令。把虎門的兵調進省城。以保根據之地。若是省城有失。我那裏擔架的起呢。此時撫院司道。聞警齊來。見琦善要調虎門守兵。一齊攔道。虎門乃廣東門戶。虎門有失。省城也是守不住的。正宜添兵助守。何反撤兵自棄其險也。臬司王廷蘭言道。沙角砲台。陳副將定然吃緊。請大帥速派一旅之師。前去接應。沙角有失。虎門不能保矣。琦善道。省城的兵。萬不能再向外調。若令省城空虛。洋兵猝至。我這條老命。就要送在你們諸位手裏了。衆人聽了。又是好氣。又是好笑。正在擾攘之際。飛騎走報砲台守將轟斃洋兵四五百人。因無援兵接應。被洋兵肉薄砲台。副將陳連升暨其子陳舉鵬千總張清鶴力盡陣亡。砲台失守。現在洋兵進攻。

大角砲台了。接連探馬又報。大角砲台現已失守。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。潰圍而出。洋兵乘勝直犯虎門。琦善急的搓手頓足。滿屋亂跑。自言自語的道。這叫我怎樣的處置呢。早知洋人這麼口是心非。我就不該出頭圖謀這個差事。真真是自討苦喫了。推原禍始。皆是林則徐惹出來的。他倒脫了清靜。我却替他受害。實在豈有此理。遂破口大罵林則徐。喪盡天良。害的我真是不淺。怡良道。制軍只是埋怨林少穆。也當不了事。爲今之計。速速添兵助守虎門。有關提督李總兵。親守靖遠威遠兩個砲台。洋人也還不易得手。如再失了虎門。靖遠威遠也是難保。那時省城就算完了。琦善繻眉道。諸位且不要亂我的神思。等我漫漫的想法。還是講和的是。剛說至這裏。忽見巡捕送上來兩角公文。一角是威遠砲台總兵李廷揚的。一角是靖遠砲台提督關天培的。折封一看。不約而同。俱是請添救兵。速運彈藥。琦善看過。只是蹙腳。一言不發。臬司王廷蘭問曰。可是虎門告急的公事麼。琦善道。可不是呢。這兩個人。真不董事。全不替我想。我雖有兵。難道我不留着保自己麼。他的砲台要緊。我的省

城更要緊呢。豈不知洋人的盛怒難犯。越添兵越惹他生氣。這個事情就越法的好辦了。據我的意思。還是叫他速懸白旗。暫且停戰。倒出空來。再拿主意。諸位以爲如何。王臬司沒好氣的首先答道。大帥欲爲生靈造福。只要能順洋情。自然顧不的國體了。但是洋人反復無常。得寸進尺。虎門爲省城咽喉。若盡力扼守。他尙未佔全勝之勢。這和局或可望成。不然。虎門兵單力弱。勢難久持。城下受盟。要脅必然更甚。怕是和局反難成了。據司裏愚見。還是先添幾千兵去。再與洋人言和止戰。洋人如不格外要脅。和局成功。再撤回豈不甚好。臬司說罷。大衆同聲贊成。琦善終不肯從。說道。咱們再漫漫商議罷。遂端茶送客。大衆退出。無不扼腕浩歎。且說琦善送客之後。當時具摺。把大角沙角砲台失守的事。奏報朝廷。冒稱臣正與英帥磋商和局。砲台守將陳連升等。不遵約束。遽與開衅。致令有此失敗。自恃血氣之勇。貽誤大局。真是死有餘辜。現在虎門萬分喫緊。惟有降格相從。再與重申和議。云云。正是。奸臣賣國心何毒。烈士捐軀反被辜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賣香港琦善擊問 攻虎門義律興兵

話說琦善將開戰的過錯。推在已死的協台身上。要脅朝廷事急求和。他便好同英人商議。將就他的要求。好把我們漢人的土地。獻於異族。這宗喪盡天良的心思。虧他也想的出。閑言少敘。且說司道各官。次日仍去稟見。探訪軍情。在官廳候了半天。並未傳見。藩臬詢問巡捕官。巡捕回道。大帥正在簽押房。與鮑通事商議講和的事。情。兩司齊問。鮑通事是甚麼人呢。巡捕道。就是那私販烟土的鮑鵬。因爲他曾充過西館買辦。熟悉詳話。同義律認識。因私販烟土犯案。林制台要拿他。他逃進京城。花了一萬銀子。拜了穆彰阿穆相的老師。夤緣得了一個保舉。獎敘了一個候選知縣的前程。大帥出京的時節。物色通西語的人。穆中堂將他薦給大帥。大帥極是寵信他的。王臬司歎道。堂堂宰相。收私臬爲門生。真稱的起國士無雙了。怪不的大帥一味媚洋。想就是這條壞根了。說罷。不住的歎氣。藩司又問巡捕。虎門救兵。發去沒有。巡捕道。關提台與李鎮台。都派了三次差官。到省請救。末後來的差官。面稟說提台

與鎮台兩位大人。在砲台上痛哭。大帥倒也心動。要發救兵。無奈鮑通事同官親幕友。一齊攔阻。說是一發兵去。和議難成。諸事不便。大帥又怕衆位大人們動了公忿。與他不便。這才大家商量。只調了五百人前去助守。據卑職看來。這個和局。位衆就贊成了罷。省得荼毒生靈。若講要戰。他們是必不肯的。王臬司聽的話裏有話。順口說道。聞聽說是和議賠款。上頭還有回頭。不知是真是假。巡捕道。朝廷倒竈用了這一般財迷。聽說這回講和賠款辦成。有二成回頭。若就一千二百萬的說法。豈不是二百四十萬麼。但是這個好處。可不是一個人能得起來的。京裏是穆中堂坐情一分。此處就是大帥一分。其餘鮑通事及官親幕友家人。各有小分。大人的明見。有這注大財。那能不與洋人出力呢。王臬司道。這樣機密事。你怎曉的。巡捕道。卑職聽的。時候簽押房的爺們說的。決不會假。方在談論。裏邊傳出話來。請各官進見。衆官隨着巡捕。進了花廳。施禮坐定。琦善道。虎門的救兵。兄弟已經發了去了。兩司道。大帥發了多少兵去。琦善道。兵雖不多。只調了五百人去。然而足可以保住了虎門。兩司

道。大帥何以見得。琦善道。義律來了一個照會。仍是索償烟價。與香港碼頭。限三日。內照覆。我就將計就計的。用了一個緩兵之策。覆了他一個照會。也不答應。也不拒絕。只叫他停戰。等奏明候批。這不是緩兵的妙計嗎。衆人聽了。只是要笑。過了幾天。果然平靖。此時已屆年關。好歹的混了過去。轉瞬挨到燈節。義律的照會。如聯珠相似的催迫。琦善一味支吾。後來義律又要開兵。琦善無奈。只得叫鮑鵬去見義律。同他訂了日期。在蓮花城地方開議。義律仍申前請。要索香港碼頭。並賠償烟價一千二百萬兩。願繳還大角沙角砲台。及浙江定海全島。琦善此時好生難受。如要答應。因割地創舉。實在不敢出奏。如要拒絕。又怕虎門再失。更不好辦。萬不得已。說道。這割地的事。本部堂萬難入奏。請貴領事稍微變通。可否香港改贈爲借。或不要香港。將烟價兵費。再添幾百萬兩。義律力持前議。牢不可破。琦善只是央求。義律冷笑了。一聲。說道。中堂的尊意。我明白了。無非爲的回頭款項。這有何難。如能照此辦成。我再謝你一百萬兩。就是。這就可以替我們幫忙了麼。琦善無可如何。只得應允。即時

入奏。候旨定議。不到一月工夫奉到上諭。

覽奏曷勝憤懣。不料琦善如此怯懦。該洋人兩次在浙江粵東。肆意攻佔城池砲台。殺我鎮將大員。荼毒生靈。大逆不道。罪惡難寬。無論繳還定海及兩砲台之說。未足深信。即使真能踐言。亦只復我疆土。其被害之民人。受戕之將士。切齒同仇。神人共憤。若不痛加勦滅。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。着奔山、隆文、楊芳兼程前進。迅赴廣東。整我師旅。殲茲醜類。務將首從各犯。通洋漢奸。檻送京師。盡法處治。至琦善身膺重寄。不能拒絕要脅。甘受欺侮。已出情理之外。且敢代爲懇求賠款予地。更不知是何居心。况據稱同城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司道提鎮等官均經會商。何以摺內阿精怡良等並無會銜。所奏顯係不實。琦善着卽革去大學士。拔去花翎。仍交部嚴加議處。欽此。

原來宣宗接到琦善砲台失守的摺子。悔悟主撫不是善策。立命奔山爲靖逆將軍。隆文、楊芳爲參贊大臣。馳卽赴粵勦辦。所以上諭有奔山等兼程前進的話。琦善奉

到這道上諭。猶如半天裏打個霹靂。說道大事去矣。將來叫我如何回覆義律呢。正在着急。忽報鮑通事求見。琦善道。他來的正巧。我正要去請他呢。話猶未完。鮑鵬已經進來。一見面就問道。中堂知道麼。怡撫台前天拜了個摺子。狠與你老人家不便。琦善驚道。敢是參劾我麼。鮑鵬道。雖非專摺奏參。怕比參還利害呢。琦善急問。倒底所奏何事。鮑鵬道。領事義律以爲中堂允給他香港。他就在那裏出示曉諭居民。說香港已歸英國。一面照會大鵬營副將。叫他立將內地營汛撤回。怡良所奏的就是這一件事。那個稿子。我還設法抄錄在此。遂從順袋內掏出。遞與琦善一瞧。只見上寫的節略頗長。琦善心急。只揀那要緊處看去。其略云。

自琦善到粵以後。如何辦理。未經知會到臣。茲聞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僞示。逼令該處民人歸順彼國。驅逐我國營汛撤防等語。方謂傳聞未確。蠱惑人心。旋據水師提督臣。轉據副將稟抄僞示。移咨前來。臣不勝駭異。第其中一切事機。臣無從悉其顛末。云云。今既有西文僞示。不敢緘默。謹照錄以聞。

琦善看畢。大叫一聲。昏暈過去。家人聞聲奔集。喊叫了多時。才蘇醒過來。眼中含淚。說道。我這個功名。可送在怡良手裏了。又向鮑鵬道。外面消息。還是請你費心。替我探聽探聽。我好做個防備。說罷。鮑鵬辭退。過不幾日。果然奉到上諭。

香港地方緊要。前經琦善奏明。如或給予。必至屯兵聚糧。建台設砲。久之覬覦廣東。流弊不可勝言。旋又奏請。准其在廣東通商。並給予香港。泊舟寄住。前後自相矛盾。已出情理之外。況此時并未奉旨允行。何以該督。即令其公然佔踞。怡良所奏。覽之曷勝憤恨。朕君臨天下。尺土一民。莫非國家所有。琦善擅予香港。擅准通商。膽敢乞朕格外恩施。且伊被人恐嚇。奏報粵省情形。妄稱地理無要可扼。軍器無利可恃。兵力不堅。民情不固。摘舉數端。危言要挾。更不知是何肺腑。如此辜恩誤國。實屬喪盡天良。琦善着即革職。拏問。所有家產。即行查抄入官。欽此。

琦善接到旨意。交卸一切。被逮進京。暫禁刑部。後來在菜市口正法。賣國貪贓。家產抄沒。性命不保。徒落萬世罵名。爲人又何必幹那沒良心的事情呢。却說那將軍參

贊督率大軍兼程而進。赴粵征勦。途次。又奉到嚴厲廷寄。其詞云。

英人種種不法。殊堪痛恨。前有旨。令楊芳先行赴粵會防。並令奕山等兼程前進。計已接奉遵行。該將軍等到粵後。務卽會集各路官兵。併力進勦。不可存一通商之見。稍涉游移。更不可因有繳還定海之事。少加寬縱。欽此。

却說英領事義律。事事精細。京城及各省地方。俱派有暗探。偵察朝政軍情。因此中國一舉一動。他早已知曉。這日接到密報。知道琦善拏問。靖逆將軍奕貝子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將到。和局萬無成的。他便傳下號令。先發制人。令火輪船打頭。帆船繼進。共出兵船數十艘。高扯紅旗。直向虎門而進。砲聲震地。黑烟蔽天。遠遠望去。宛如數十條孽龍。噴烟吐火。向靖遠砲台撲來。兩岸守兵。亡魂喪胆。個個都驚的呆了。關提督傳令開砲。砲弁嚇的只是發抖。手忙腳亂的。連子藥也不會裝了。提督一氣。只得親自動手。放了幾砲。果然是彈無虛發。無奈輪船堅固。擊他不壞。冒險直前。還砲相攻。敵軍砲彈如雨點般。照着提督打來。關天培真是忠勇無雙。毫無懼色。仍是親

手燃砲對轟。忽聽轟的一聲。一個砲彈飛來。正從提督身傍射過。兩個親兵適當其衝。直轟向半空中去了。砲台兵士見了。吶一聲喊。紛紛潰散。關提督正在禁止。忽然一個碗大的砲子。紅光四射。照着自己面門打來。提督一交跌倒在地。正是任君神勇。婉賁育。砲火無情。命也危。不知提督死生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炸大砲關提督盡節

襲洋兵奕將軍喪師

話說敵人砲彈。照着關提督面門打來。提督一交跌倒。並非打死。原來他於火器的工夫。算是操練到神妙的程度。不但砲無虛發。並且善於避彈。適見紅光照着自己奔來。這砲彈不同別的兵器。讓你身法靈便。也是躲閃不開的。只有向後一仰。能以躲過。他這一交。原是躲這個砲彈的。剛剛跌倒。那彈轟的一聲。由身上飛過去了。爬起一看。見兵將俱已跑完。關提督大叫了一聲道。我關天培力也竭了。惟有一死報國。說罷。將大砲裝上兩倍藥彈。自己騎馬勢坐在砲上。點着門藥。但聽得轟的聲。猶如山崩地裂的一般。砲位炸碎。砲台震塌。提督也就肉胎飛昇了。這一砲裝了三個

斗大的鐵彈。藥力過足。彈力十分疾銳。輪船雖堅。也是擋不住的。擊沈了頭號輪船一艘。轟壞帆船二隻。連擊帶溺。約死兵將六七百人。這就是關天培砲炸虎門的故事。當時洋兵見此情形。嚇的個個吐出舌頭縮不回去。一齊說道。若是中國的將官。都像關提台這個樣子。我們就永遠不敢到中國了。敵軍遂登岸佔了砲台。一面驅兵前進。威遠橫檔等處砲台。聽的這個警信。不戰自潰。總兵李廷揚。副將劉大忠。俱是棄台逃遁。敵軍乘勝而進。直逼烏涌地方。烏涌距省只有六十里。守將祥福。係湖南鎮竿總兵。同巖山遊擊沈占鰲。守備洪連科。祇有六七百人。在此鎮守。洋兵一到。祥福奮勇進擊。沈遊擊。洪守備。跟隨着拚命的抵禦。無奈衆寡不敵。全軍覆沒。英人得了烏涌。便派帆船四路巡哨。把虎門內外中國的兵船。一火而焚。省城聞報。驚慌無措。文武各官。一籌莫展。恰好參贊大臣楊芳。兵到。人心稍安。楊芳是清朝名將。川楚之役。跟着經略額公。身經百戰。慣能以少擊衆。以弱敵強。以軍功官至提督。賜爵果勇侯。此次由固原提督任內。奉到廷寄。帶了兵馬。星夜趕來廣東。文武接見。報知

危急情形。楊侯道。諸位不要慌張。本爵自有道理。當下楊侯進城。先把省城的兵馬冊子查點一過。縐眉說道。有這許多的軍馬。爲何聚在一處。不分到各處要津助守。弄的外面砲台俱已失掉。諸位未免太也疎忽了。臬司王廷蘭答道。省河裏本有幾處要隘。烏涌以內。東邊要隘叫獵德。獵德以東是二沙尾。西南的要隘。就是大黃窖。都有砲台。林制台當初原是派兵據守。自從琦中堂署理總督。主張着全行撤掉的。楊侯道。廣東之失。就失在這一撤防。本爵初意。打算着以堵爲勦。於今四門大開。洋船可以直進省河。叫我那裏去堵。王臬司道。爵帥不知道還有一個大錯呢。洋船初進省河的時光。不知虛實。先用一隻小舢板。載着漢奸。探水而行。港門扼要的去處。當日林少帥曾載石沈船。釘下梅花樁。塞了港口。這會子並無兵將把守。被洋人把木樁碎石。陸續起盡。成了坦坦蕩蕩的大道了。所以這回洋船進了內河。直入無人之境了。楊侯歎道。所有的要隘。全行自棄。現在談到防守的事。却也真不易了。次日楊侯正與衆幕賓。商議出兵的計畫。忽報洋船高扯紅旗。直入省河而來。楊侯大驚。

急傳衆軍。速至省河兩岸防守。許進不許退。如有退縮者。立斬以殉。布置方完。第二起探報又到。稱說闖進省河的洋船。被鳳凰岡的守兵。迎頭痛擊。大敗而逃。楊侯道。現在南風正大。潮漲起來。洋船大隊必要乘潮駛進。立時傳令兩岸守兵。不得稍怠。楊侯仍不放心。便帶領自己的軍隊。親到河岸督守。只見三起探馬。如飛而來。報說大隊洋船。駛進內河。鳳凰岡的守兵。死戰不退。探子剛才說完。早望見洋船約有二十三十艘。銜尾而來。楊侯吩咐兩岸守兵。迎頭猛擊。立時槍炮之聲。如爆豆一般。洋船仗着堅厚。冒險直進。且行且拒。勇悍非常。當下楊侯親持令旗。在前敵督隊。所有兵將。見侯爺親臨前敵。無一人不捨命爭勝的。幸而將士應命。好歹的把洋船逐回。楊侯直累的滿頭是汗。說道。我自用兵以來。水陸大小。經過百有餘戰。從沒遇着這樣的硬敵。可見林少穆這個人。直算國士無雙。方才撤隊回城。忽報美國領事求見。楊侯道。美國領事見我何意。巡捕回道。標下也曾問過。他說是有新到貨船。要呈請開艙。楊侯道。洋船開艙。是監督的事。這種事情。不關我事。其中必有詐謀。傍邊幕友說。

道。一定是替英人做說客的。楊爺恍然大悟。說是不錯。我可是見他不見。幕友道。英人船堅砲利。軍心勇敢。我軍屢敗之後。焉能操必勝之權。美領事來的正好。咱們就把個順水人情。做在他的身上。暫且羈絆着英人。要和要戰。候奕將軍到來再決。楊侯喜道。此計甚妙。遂吩咐請見。巡捕去不多時。將美領事請了進來。施禮就座。美領事先申訴援例開艙的事。楊侯道。已經奉過上諭。中立各國。均准照常貿易的。領事又漸漸談到英人的事。楊侯道。英人譎詐萬端。何嘗是真心求撫。攻城掠地。猖獗難堪。又欺着琦善庸懦。奪我虎門。本爵既已到此。惟有同他見過高低。沒有旁的說法。領事道。洋人飄洋過海到了中國。難道說專爲生事來的嗎。也無非是爲的商務。從前的事情。兩方面均有誤會。這才弄出事來。現在既已醒悟。繳還了定海。自然不敢更有他志。不過要求通商而已。天朝二百年來。懷柔遠人。諒不忍令其向隅。故敢代求恩施。俾令仍得循例通商。楊侯道。英人奸險的很。他這樣的舉動。那個信的過去。領事道。現有義律的筆據在此。遂取出一張洋紙。上面寫着漢字。揚侯念道。不討別

情。惟求照常貿易。如帶違禁貨物。即將船貨入官。等語。領事道。爵爺的明見。英國安分商人。本不願意多事。若准他商船入口。反可以制伏他的兵船呢。楊侯將計就計的說道。既承貴領事出作調人。本爵瞧着貴領事分上。就替他入奏乞恩。叫他靜候旨意。一個月內。萬萬的不能再生事端。美領事應諾回去。楊侯遂與廣東巡撫。聯銜入奏。誰知上諭下來。反把楊侯嚴加申飭。恰好靖逆將軍奕山。參贊大臣隆文。新簡粵督。祈墳先後皆到。時正三月下旬。楊侯訴說英國兵船利害。奕將軍道。上頭的意思。是一力主勦。這可實在難辦了。隆文道。林少穆於軍事上。很有點把握。何不請他出來。大家商量商量呢。奕將軍道。不錯。這個禍事。本是他惹出來的。請他出來。諒無推辭。隆文立命管家拿帖去請。少刻請到。隆文說起防勦均難話來。林則徐道。現在的情形。大非昔比。門戶大開。實情不易辦理。此時却乎和的爲是。既朝廷一力主勦。只有應時制宜的辦去。或可挽回一二。衆人問計。林則徐道。爲今之計。先密令各國商船暫退稍遠。一面備齊木石。連夜把獵德。大黃窖等處要隘填塞。一面調重兵在

兩岸防堵。仍於岸上多堆沙袋。以禦砲彈。就是目前救急的法子。奕山大喜。遂令依計而行。誰料英人早已算計至此。河中舳舻。來往梭巡。牽制的不得下手。隆文道。此計既不能行。將用何法抵制。奕山道。事亦至此也。怕不了許多。趁他尙未舉動。我們於夜間攻襲他。一陣再講。遂於四月初一日。上燈時候。奕山傳令水陸軍隊。向烏浦進發。三更時分。行抵烏浦。見輪船上靜悄悄的。並無人影。旱兵寨內。也無燈火。一聲號砲。水旱兩路。一齊猛攻。先說那旱路的軍隊。殺入大寨。原來是一座空營。情知中計。傳令速退。不料四面砲聲齊起。彈如驟雨。官軍心忙。各思逃命。隊伍已亂。洋兵牌槍直上。殺的屍骸遍地。血流成渠。五千人馬。生還者不上千人。再說那水軍潛至輪船跟前。見輪船在前。帆船在後。一字兒泊着。也是唵一聲喊。槍砲齊施。冷不防。輪船上大砲一齊轟出。相隔太近。眼看着我國兵船。受彈擊沈了三艘。水軍大敗而逃。洋人放出帆船。隨後追逐。輪船上放砲助威。一直敗下三十餘里。虧得防守河岸的兵。出隊接應。洋船始回。正是。可憐烏浦河邊骨。盡是春閨夢裏人。不知水師損折許多。

且待下回分解。

天將明

五〇

第八回

城下受盟將軍誤國

海疆不靖欽使誓師

話說洋船見守河官兵接應。始行收兵。我國水師歸隊。查點一過。死傷二千餘人。損壞船隻二十餘艘。奕山急請兩參贊商議了半夜。大家一籌莫展。次日是四月初二日。長探馳報。英人輪船分爲兩隊。一隊攻我水師。一隊攻我沿岸的防軍。水師已全軍覆沒了。奕山聞報。驚的手足無措。楊侯急道。軍帥速速傳令。撥兵前去助戰。河岸再失。省城不保矣。奕山聞言。發了一枝令箭。調湖南兵三千。速赴前敵助戰。令箭方下。二探又到。報說河岸防兵全已潰敗。現在英軍一隊直犯省城。一隊分襲省城西面的泥城去了。奕山急的跳腳說道。這還了的。泥城爲佛山鎮的要路。如有失錯。佛山鎮休矣。楊侯接口道。這却不須過慮。泥城上。我已調派副將岱昌與戴罪留營的劉大忠在那裏把守呢。說猶未了。流星探馬飛報。岱昌劉大忠聽得砲聲。不戰自潰。官兵望風而逃。英軍乘勢縱火。焚燬我們的戰船六十餘號。奕山急的只是叫苦。一

時又報。英兵登岸。劫掠十三洋行。此時風聲鶴唳。草木皆兵。統兵大員。個個束手無策。英軍分兵登岸。水陸交攻。城外營盤。早逃的人影也無。英軍架起大砲。在東北山上。俯瞰全城。了然在目。照准各署。盡力轟擊。又搭上火彈火箭。房屋黏着就燒。到處火起。砲彈橫飛。無從施救。滿城百姓。鬼哭神號。只打得各街各巷。牆倒屋塌。此時將軍督撫司道各員。俱是面面相覷。毫無一點主意。楊侯忿然曰。國家養士。原爲濟急。現在城池十分危急。各位也要想個法子。才是。徒爲楚囚相對。難道說還有救兵可望嗎。大家被他說的閉口無言。奕山道。我等均是未經大敵的人。實是無可如何。參贊有何妙策。楊侯道。據高擊下。瞭如指掌。不消兩日。城內卽無遺類矣。爲今之計。雖然仰攻不易。還是破除死命。奪回此山。城內尙可拒守。再到別處調兵解圍。若大家坐守此城。勢必玉石俱焚。奕山立卽下令奪山。並無應者。楊侯大怒道。我身臨大敵。冒險攻山。三十餘年。並未栽過跟頭。今日臨危授命。也對的起國家。自己請令。帶了五千人馬。開了北門。前去攻山。山上子彈如驟雨般打將下來。未至半山。已損折了

一半兵馬。餘者吶一聲喊。四散奔逃。只贖了親兵二百人。保着侯爺。退入城中。從此更無人再敢言戰。過了兩天。攻圍愈急。靖逆將軍奕山倉皇失措。打算棄城逃遁。又怕爲英軍所襲。萬分無奈。只得同大衆商議。遣使求和。以救目前。大衆也就無可如何。遂差廣州知府余寶純商人伍榮韶前赴英營。向義律叩首乞和。義律許之。余寶純探問烟價。義律冷笑了一聲。說道。貴府明知故問。這二萬多箱鴉片。貴府是親眼見的。我也不敢多要。照時價估值。總要一千二百萬兩。余寶純道。還可減讓一點子不可。義律道。貴府於燒烟土的時節。也是親身在場。難道說既講賠償。還叫我們的商家虧本嗎。余寶純道。錢之多少。又不用我拿。是是太多。怕上頭不肯答應。我也無法子。遂辭別義律。回至城中。照實稟明。將軍參贊督撫。大家議了半天。不得已。又叫余守等。出城同義律磋商。許賠他一半洋銀的烟價。義律尚不答應。後經美國領事居中調停。這纔勉強定議。和約已成。爰訂休戰條約。我兵退出城外六十里。英軍退出虎門。限五日內。付清賠款六百萬元。奕山只得借兩個參贊。率領馬步大隊。退出

天

將

明

城外六十里。駐節於小金山。英國兵輪帆船。也就徐徐退出虎門口外。奕山以城下之盟。有傷國體。怕宣宗動怒。只得用了個瞞天換日法子。捏奏朝廷。說是四月初八日。兩軍激戰。我軍奮勇痛勦。大挫其鋒。續稱義律勢窮乞撫。求准照舊通商。並將所付六百萬元。作爲追繳商欠完案。至十一日。將賠款繳清。休戰之約既定。奕山倖獲苟安。隆文楊芳相繼病沒。奕山無人相佐。凡事益見顛預。竟不顧慮其後。若無事者然。英人屢索正約。必將以前要求各款。完全成認。始允永遠罷兵。奕山既不敢申奏朝廷。又怕英人兵力。不敢毅然拒絕。惟有一味延宕。英人見其無用。儘力恫嚇。萬不得已。才告英人說。賠償兵費。與割讓香港兩款。未經朝廷允准。英人責其反覆無信。大起紛爭。適英國派濮鼎查代甲必丹義律與海軍少將巴爾克爾同時來至澳門。英將臥古烏又自印度調戰艦來華。遂於七月初六日。率兵艦二十餘艘。兵士五千五百人。鼓輪北犯。且說廣東和局未定之先。東南疆吏沒一個不是主戰的。浙閩總督顏伯燾兩江總督裕謙更是憤填胸臆。顏制軍奏請駐節廈門。增兵守戍。裕謙本

是兩江總督。宣宗知其辦事認真。改授爲欽差大臣。着卽馳赴浙江辦理洋務。裕欽差在兩江任內。見伊里布節節退讓。原是滿懷的不忿。現在自己做了欽差。一聽廣東和議的信。卽上章抗議。大旨稱義律心懷叵測。繳還定海之說。恐受其愚。請飭壽州鎮標之兵。仍行前進。奉到上諭。極蒙嘉獎。飭令迅赴浙江。相機堵剿。裕欽差奉到此旨。那殺敵致果的精神。十分振刷。彼時浙江洋面。並無大幫的敵船。只定海鎮海兩口。時有英船來往。裕欽差恨入骨髓。傳令水陸各軍。遇見英船。務須盡力焚燬。擒獲敵人酋長者。破格獎敘。從來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凡到浙江的英船。倒被擒獲的不少。且他處置敵人的法。極其慘酷。凡屬解到的英人。勿論是兵是將。一律剝皮。其法。用小尖刀。先把受刑的人頂上。割裂十字縫兒。將水銀灌入周身輕輕的拍遍。等到皮裏肉外全行灌注。再用手擒住割開的十字皮口。用力向下一褪。頓時將皮剝下。成了一個血人。論人道主義。本不當用此刑。他因積憤日久。所以才做此慘忍的行爲。數月之間。被他剝掉的也就不少。怒猶未已。復下令搜掘洋人屍首。燒骨揚

灰。這個信息傳至廣東。英人異常憤恨。誓必興兵復仇。後來廣東和議成局。奉到上諭。飭將寶山鎮海等處調防的兵馬體察情形。酌量裁撤。裕謙歎一口氣。向左右說道。中原從此多故。我輩不知死所矣。住不幾日。接到廣東巡撫怡良的信函。內稱。聞英人現赴印度調兵。一俟輪船調到。將移師浙江。報復剝皮焚屍之仇。請速修戰具。嚴防云云。裕欽差看罷。說道。果然和局是靠不住的。但是上諭叫我裁撤防兵。若不照行。就是違旨的罪名。若要遵旨。地方上必然失事。事在兩難。只有具摺請旨辦理了。遂撰就摺稿。謄清拜發。大旨說是。現聞英人背盟。將有赴浙之謠。沿海各口。鶴唳風聲。不但調防官兵不能裁撤。卽居民人等。亦皆同仇敵愾。荷戈以待。事關國計民生。請飭下靖逆將軍奕山等。向該洋人嚴行交涉。問其是何居心。云云。裕欽差以爲宣宗見了此摺。定然大發雷霆。責問奕山。令與洋人嚴重交涉。孰料奉到廷寄。而竟不然。只氣的渾身發抖。衆幕友不知就裏。急問何事。裕欽差道。你們來瞧瞧。這道旨意。明是奸相穆彰阿的手筆。琦善才送了一個廣東。這個浙江。又要被他送掉了。衆

人曠時見上面寫的是。

天將明

五六

攬奏該洋人赴浙滋擾。既屬風聞。從何究其實據。且果欲思逞。斷無先行傳播洩漏之理。着裕謙仍遵前旨。將江浙調防官兵。酌量裁撤。不必爲浮言所惑。以致糜餉勞師。欽此。

衆人看罷。齊道豺狼當道。百姓遭殃。真來不錯的了。爲今之計。只有從權保全地方。看事做事罷。裕欽差道。時勢如此。也無別的法子。遂命起節向鎮海進發。才抵鎮海。就接着海上警報。稱云英將濮鼎查郭士利率領大幫戰艦。直犯廈門。顏制台早有預備。復調集水路大兵。在鼓浪嶼口。與之鏖戰。擊沈英艦五艘。大幫輪船。還不肯退。裕欽差道。了不得了。英軍攻廈門。不過是開路的意思。其實目光所注。全在浙江。遂飛檄處州總兵鄭國鴻。安徽壽州總兵王錫朋。各統本部兵五千。速赴定海扼守。定海總兵葛雲飛。帶領本鎮人馬。牢守口門。自己親統江甯駐防勁旅。並徐州鎮標精兵。防守鎮海。一面移咨浙江巡撫劉韻珂。提督余步雲。叫他們相度情形。實心籌防。

方在布置。警報已到。稱說廈門失守。裕欽差聽了。大叫一聲。昏暈過去了。正是推倒藩籬門戶啓。虎狼牙爪諒難當。未知裕欽差性命如何。且待下回詳解。

第九回

懸白旗提台懷異志

傳捷報總鎮破洋兵

話說欽差聽說失了廈門。猶如霹靂擊頂的一般。只覺着哄的一聲。眼前發黑。昏暈過去。嚇的左右面色改變。急忙扶起。用姜湯灌救。摩胸搗背的鬧了半天。只聽的哇的一聲。吐出了好些鮮血。定省一回。長歎了幾聲。說道。現在疆臣。能與洋人抗拒者。只有顏制台與我耳。英人之攻廈門。只爲奪路。尙且顏公失利。况浙江爲英人必欲甘心之地。如何能當我死固不足惜。但前途無一處能以保全。豈非國家也就危險了嗎。說至此處。不知不覺的落下幾點忠義淚來。左右見此光景。也覺着酸心。欽差吩咐。重將探報喚進。問道。廈門究係如何失的。探子回道。聞說英軍攻入海口。捨舟上岸。廈門陸軍抵擋不住。大敗而逃。金門鎮總兵江繼雲因搶護砲台。被洋炮轟死。延平副將凌志雲。准口都司王世俊。俱力戰陣亡。顏制台無奈。收集敗兵。退守同安。

去了。裕欽差聽罷把頭一擺。探報退出。此時幕友參謀等官俱已前來。裕欽差望着衆人說道。現在南風當令。正值潮汐旺盛的時候。廈門距此切近。莫說輪船。就是帆船。乘着順風。也可以朝發夕至。三鎮之兵。尙未調到。萬一朝夕有變。如何抵擋呢。衆人俱是默默無言。面面相覷。正在大家毫無主意之頃。忽見巡捕手裏拿着幾個手本。稟道。定海處州壽春。三鎮兵馬已到。三位總兵官。現在官廳稟見。裕欽差一聞此言。喜從天降。立時換了公服。吩咐大開中門。親自出來迎接。三鎮見了。都吃一驚。急急上前搶跪。欽差連忙扶住。三鎮齊道。某等辱居麾下。怎敢當受節帥的殊禮。欽差笑道。三位俱是忠義之士。當此國家多難之時。全仗着忠臣義士熱血維持。兄弟此舉。非接總兵。是接替國家出力的忠臣義士耳。三人聽了。不禁慨然。到了花廳。裕欽差吩咐特設盛筵。給三位鎮軍接風。一面殺牛宰馬。大犒三鎮將士。酒至半酣。欽差向三鎮道。定海爲全省屏翰。兄弟把這個極重要的去處。交給三位。全省存亡。就算三位擔任了。三位避席躬身答道。士爲知己者死。而况折衝禦侮。本是某等分內。

之事呢。節帥這樣謬賞。某等願出死力。守住定海。一息尙在。斷不令英人跨上海岸一步。裕欽差道。但願三位和衷共濟。人定勝天。定海諒能守住。不知三位何時赴防。三人道。事情吃緊。今天歇息一日。明朝就要前往。欽差道。如此甚好。遂起身入內更衣。不移時自內走出。取出三個祕緘。分授三人道。此內各有退敵的妙策。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。方可開看。三人拜受。席散辭歸。到了次早。三鎮將士乘坐海船。自向定海去了。裕欽差見三鎮已去。心中略定。遂與幕友計議。說道。定海有此三人。可以無慮。但是此地情形。還要親去看看。才有把握。即時吩咐衛隊伺候。到金鷄山砲台。金雞守將謝朝恩。原是欽差的舊屬。由副將保陞狼山鎮總兵。當時接着欽差。必恭必敬的拘束不堪。欽差見他的行伍整肅。守禦的頗爲嚴密。中心喜悅。遂攜着謝總兵的手。各處審閱。偶爾抬頭。望見對岸山上。白旗招颭。心中一動。急問對岸是何人。把守謝總兵回道。對岸名招寶山。是提督余步雲親自防守。欽差眉頭一縐。歎道。這就是國家的運氣使然了。也只說了這麼一句。謝總兵也不敢追問。察閱完。欽差指

道。這山後沙蟹嶺也很要緊。必要有本領的將官。才能勝任。速速拏我令箭。傳副將徐桂馥帶領本部。前來把守。中軍得令。如飛的去了。欽差又道。我擬明早到關帝天后座前。祭拜誓師。還煩閣下代邀余提台。同去賠祭。凡屬營裏的人。不論官職大小。俱要到的。謝總兵應了聲。是。裕欽差遂上轎回轅。傳令本營大小文武官員。明早齊集天后宮。伺候告神誓師。又派人拏着自己的大帖。招呼提督余步雲。次日五鼓。裕欽差起身盥洗。用了點心。穿了公服。乘坐大轎。來至天后宮門口。總兵副將參遊都守千把外委。許多武官。俱在門外站班伺候。裕欽差含笑點頭照應。留心一看。只是沒見余步雲。心裏極爲詫異。到了官廳。便問余提台尙未來麼。謝總兵回到。余步雲有差官在此。候見節帥。遂有提標武弁上來請安。稟道。軍門叫請節帥的安。今日誓師。軍門理應前來賠祭。只因這兩天交白露節。腿疾偶發。不便跪拜。特差標下前來稟明節帥。欽差一聽。很是不悅。遂向衆官道。偏是誓師大典。他偏有病。可見正直神明。還當不起貴人一拜呢。把頭一擺。武弁退下。遂問牲禮齊了沒有。中軍回道。齊備。

多時。欽差吩咐拜神宣誓。於是大衆肅然。隨在欽差身後。裕欽差走上殿來。拈香奠酒。恭恭敬敬的行過了禮。又跪伏神前。衆人跪在後邊。但見黑呀呀的跪了滿殿的人。又見讀祝官。在神台取過誓文。高聲念道。

維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日。兩江總督欽差大臣裕謙。率同屬下文武。謹刑牲醴酒。昭告於關聖帝君。天后聖母之神曰。浙江洋面。以鎮海爲要口。定海孤懸海外。並非可守之地。鎮海若有疎虞。必至搖動數省。今與將士約。不敢以退守爲詞。離却鎮海縣一步。亦不敢以民命爲詞。收受洋人片紙。如有不應命者。明正典刑。幽遭神殛。謹誓。

誦畢。升表叩頭醴酒。衆將聽了誓文。個個毛髮悚然。只有狼山總兵謝朝恩。黃嚴副將桂天馥。守備王萬隆。千總汪宗賓。解天培。林茂庚。吳延玉等數人。忠義之氣。忿現於面。祭告已畢。欽差回轅。悶悶不樂。幕友詢故。欽差道。外洋軍規。戰挂紅旗。和挂白旗。昨見余步雲所守之招寶山。懸掛白旗。參不透他的心思。故約誓師以察其隱情。

他果然懷抱異志。臨祭稱疾不到。這個招寶山。也就不敢指望了。回來的時節。路過學宮。見泮池旁一塊大石。鐫着流芳二字。不由的心血來朝。想我的大數已到。萬一不幸。請諸君告我家人。在這池中收我屍骸便了。衆人齊把好言勸慰。欽差心始稍寬。夜間轅門傳鼓。飛報軍情。稱說葛鄭王三位總兵。在定海洋面。大破英師。擊沈英船三艘。損壞輪船一隻。殲西兵三千。擒番將兩員。英師大敗。全退出口外去了。次日鎮海文武。聽得這個捷報。齊到行轅慶賀。裕欽差毫無喜容。衆人無不詫異。謝總兵問道。定海奏此大捷。足寒寇胆。節帥憂形於面。不知何故。欽差歎道。洋人砲利船堅。兵心果毅。他這一敗。原是輕敵所致。經此一創。必然步步留神。大隊一到。終怕難以抵禦。貴鎮等回防。務要激勵將士。嚴行防禦。不可因定海之捷。稍有懈怠。我素知貴鎮忠勤誠摯。故託此重任。貴防爲鎮海保障。萬一疎虞。鎮海卽不能保矣。謝總兵慨然曰。沐恩蒙國家培養。節帥提拔。才有今日。此正沐恩圖報之時。敢不將這一腔熱血。灑於金雞山麓。以報知遇之隆嗎。說罷。告辭回山。衆人亦散。次日又得捷報。據云。

天

將

明

英國輪舟。遮護帆船。銜尾而進。我軍猛擊。敵船冒彈而進。且行且拒。無奈輪船太堅。砲彈不易傷損。雲飛等見事已危急。始開錦囊視之。謹遵指示。當懸白旗。差官到敵船投降。其時正值黃昏。敵人認以爲眞。令差官回營諭雲飛等。黎明親賚軍士册籍到彼。當夜戒備果弛。雲飛等選泗水軍士三百人。帶鐵鍊。潛至敵艦跟前。將船舵縛牢。並用鐵鍊絆其兩輪於舵尾。我水軍暗中潛出。縱火焚燒。環而攻之。彼軍一時驚慌。輪船不能動移。帆船多被焚燬。至次日平明時節。輪船始獲開駛。敗走。一夜之戰。沈其輪船三艘。船板二十餘艘。斃其洋兵兩千餘人。生擒二百餘人。獲番酋五員。現在洋船遠遁。諒不敢復窺定海矣。此報一到。官民相慶。以爲可以無恐。惟裕欽差緊鎖雙眉。愁容可掬。急急差官持大令傳諭定海守將。晝夜防範。勿得稍懈。以備敵軍大隊復仇。此時將近中秋。一連數日軍報。俱是平安無事。到了十五日。人心頗定。軍民人等。俱照常過節。幕府之中。見主帥夙夜懷憂。也備了一桌酒席。與欽差散悶。欽差因礙幕友情面。不便推却。只得領情。飲酒中間。欽差只是長吁短歎。幕友齊

天將明
六四

道。敵軍到了浙江。連吃兩個敗仗。受傷已重。他總然就回粵調兵。諒不敢全師盡發。必防閩粵以襲其後。所謂大隊。也就看的見了。定海守將。既能創敵於前。諒能抵禦於後。老東家何必如此心焦。欽差歎道。兵書云。知彼知己。百戰百勝。諸君之見。尙非知彼知己之論耳。遂輕輕的發了一片議論。只嚇的個個面色改變。正是祇爲智珠常在握。致教夙夜不忘憂。未知欽差所論何事。且聽下回詳解。

第十回

失鎮海欽差完忠節

割香港漢土始凌夷

話說裕欽差因幕友所見未到。才說到那知彼知己的話頭。便長歎了一聲道。諸君所言。是以常情論之。非今之比也。濮鼎查乃英國名將。臥古鳥於水軍上也甚有聲名。豈不知孤軍深入。防人抄襲其後。前後夾攻。乃取敗之道嗎。彼已深悉我國真情。故敢行險傲倖耳。廣州之兵。屢經挫敗。已是不堪再用。且果勇侯楊芳已故。奕貝子純袴子弟。洋人原沒把他放在眼裏。他此時只圖自保。更不能顧及全局。他如能以大局爲念。當時和議就該與洋人約定。不准再擾內地了。就這個空子。濮鼎查焉有

料不到的。粵省是不必題了。閩省顏制軍。雖然敵愾同仇。無奈兵力單弱。又值廈門新失之後。砲台盡歸洋人掌握。洋兵守住口門。顏公志亦難遂。敵人在定海受了痛創。勢必回粵調動全軍。決一死戰。諸君細想。定海孤懸海外。三面受敵。葛雲飛等。僅有一萬餘人。如何能當數萬死命之士呢。我們這裏。又不能分兵相助。孤軍無援。其結果尙可問嗎。我明知事不可爲。不過託國家的福氣。盡我的力量。做到那裏。算到那裏罷了。大家聽了。深以爲然。勉強吃了幾杯啞酒。不歡而散。到了次日下午。大眾正在議論定海如有不利。鎮海宜如何防禦之計。忽聽的轅門鼓聲响了一陣。欽差大驚。料是定海的警報。方欲叫人到外邊去問。只見巡捕已經領着長探進來稟道。回節帥的話。定海失守了。欽差連忙問道。怎樣失的。三路總兵怎麼樣了。探子回道。自英軍大敗之後。將近十日。遠近並無洋船。昨晚因軍士勞苦。各營大饗士卒。不意英人輪船二十餘艘。齊至口門。棄舟登陸。襲破葛鎮台營壘。鄭鎮台同王鎮台。急急來救。洋兵水陸夾攻。我軍皆敗。鄭鎮台中砲而死。葛鎮台投水身亡。王鎮台不知敗

天

將

明

向何處去了。英軍遂佔了定海全境。欽差道：我已知勝不可恃。差官傳令叫他們不要大意。他們違背我的軍令。鬧的全軍覆沒。這也是天絕我了。遂傳令各砲台守將嚴行防備。將大小戰艦一齊排列口門。以備戰攻。再說英軍得了定海。留兵把守。乘勝率領大隊進攻鎮海。十七日黎明。輪船已到。招寶山守將浙江提督余步雲早差官至輪船納款迎降。山上已遍掛白旗。濮鼎查大喜。受其降順。令其暫據招寶山。不准亂動。待破了鎮海。再行差遣。一面傳令開砲。攻打金雞山砲台。總兵謝朝恩督率將士還砲相擊。無奈洋兵勢衆。二三十門大砲一齊打來。謝鎮台中彈陣亡。軍士見主將已死。吶一聲喊。跑的人影也無。副將徐桂馥據住山後沙蟹嶺。正與洋兵鏖戰。見金雞山業已失守。自己陣角已亂。諒也不能抵擋。遂拔刀自刎而死。英軍乘勝猛攻口門戰船。盡被擊毀。所有水軍棄船逃命而去。裕欽差見不是勢頭。只得率領江甯旗兵退入鎮海城內。英軍四面圍攻。欽差守禦有方。未能卽下。也是軍民劫數。天意助洋。忽然霪雨連朝。鎮海地勢窪下。城外水深數尺。適值海嘯。城幾浸沒。洋將臥

古鳥率兵輪駛近城垣。用巨砲轟毀城牆十餘丈。城外水從缺口灌入。英軍乘勢攻進。欽差大臣裕謙投泮池盡節。洋兵得了鎮海。可也作怪。那海水却立時退去。降將余步雲來見。濮鼎查待以客禮。相與定計。令余步雲假作戰敗。逃往甯波。洋兵隨後追逐。俾守將不敢迎擊。便將洋兵帶進口去。步雲領了計策。也就甘作漢奸。賣國求榮。帶了兩千敗卒。駕船逃往甯波。英軍緊緊跟隨。未至甯波口門。兩邊砲台見係提台旗號。不敢開砲。洋兵早跟了進來。將砲台奪了。余步雲見砲台已得。又向前奔到了內河。雖有水軍把守。仍是不敢開砲。洋兵一湧直前。並未對敵。一座甯波府城唾手而得。甯波屬下城池。亦漸次淪陷。警報迭至北京。朝廷大受驚恐。立命吏部尙書奕經統率滿漢大兵南下。恢復浙東。命侍郎文蔚都統依順參贊軍務。於二十二年正月抵浙。大軍分爲三路。奕經等進圖鎮海。提督段永福圖甯波。水師統領鄭鼎臣圖定海。鼎臣先率師渡海。謀襲英軍敗績。攻甯波鎮海之軍。亦先後潰敗。奕經逃往杭州。英軍遂進攻乍浦。守兵望風而潰。英將臥古鳥按兵休息。籌謀進攻長江之策。

遂於五月初一日。臥古鳥統率戰艦。駛抵吳淞。守兵不敢接戰。棄砲台遁逃。英師水陸並進。直取上海。江南提督陳化成苦戰。擊沉英艦二艘。卒以中彈陣亡。上海遂陷。臥古鳥遂以上海爲根據之地。進逼上流。一月之間。福山江陰各要隘。相繼失守。六月初八日。進抵鎮江。副都統海齡拒守各道。力與抵抗。英軍四面合圍。水陸夾攻。卒致衆寡不敵。城破。海齡自殺。此戰除守兵陣亡之外。居民被殺者數千人。臥古鳥乘着銳氣。謀搗南京。上游各省。全爲震恐。兩江總督牛鑑。杭州將軍耆英。浙江巡撫劉韻琦。紛紛具奏。請與英人和議。時宣宗正議北狩熱河。得諸臣請和之奏。乃以耆英伊里布爲議和大臣。與英國全權大臣濮鼎查磋商和約。濮鼎查以兩人無全權之任。拒之。朝廷復簡耆英伊里布牛鑑三人。同爲議和全權大臣。便宜行事。七月初六日。英軍支隊已抵南京。初七日。耆英等亦抵南京。入城。同牛鑑商議聯名致書於濮鼎查。懇求議和。濮鼎查始猶不肯。經三人百方申說。乃允停戰議和。七月二十一日。兩國全權大臣。開始談判。我國以屢敗之後。急望休兵。任憑英人要求。並不敢稍事

駁詰。大抵維命是從。故和局之成。異常神速。僅三日而和約告竣。是謂之南京條約。亦即謂之中華痛史之第一章。

南京條約。成立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。即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。凡十有三款。附錄其大意如後。

(一) 嗣後中國大皇帝。英國大皇帝。永存平和。所屬華英人民。彼此親睦相守。各居留他國者。必由該國保護身家平安。

(二) 中政府允准英國人民。居留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。貿易通商。並准英政府設派領事等官。辦理通商事務。

(三) 英國商船遠涉重洋。輒有損壞修葺者。中國政府。特贈香港島與英國。永久據守。任使治理。藉爲修船及存儲貨物之所。

(四) 廣東官憲。於道光十九年二月。強留英領事及人民等。索出鴉片。致受損失。今中政府。允以六百萬元。償補原價。

天將明

七〇

- (五)英國商民在粵省貿易。向由額設行商承辦。內有累欠英商甚多。無從清還者。中政府。允以三百萬元償補。
- (六)中政府。允以一千二百萬元。賠償英國軍費。
- (七)以上三條。共二千一百萬元。本年交六百萬元。癸卯年分兩期交六百萬元。甲辰年分兩期交五百萬元。乙巳年分兩期交四百萬元。
- (八)凡係英國及英屬國軍民人等。在中國地域被禁者。准即釋放。
- (九)中國人。前在英軍所據城邑爲民。或曾爲英人僱用。及爲英國事被禍者。一律免罪。
- (十)英商貨物。照例納進口稅後。准由華商販運進內地各處。所過稅關。不得加重課稅。
- (十一)中英兩國大員。有文書往來。用照會字樣。各該國屬員。對各國大員。用申呈字樣。覆用箭字樣。兩國屬員往來。用平式照會。

(十二)俟中國將第一期六百萬元賠款交清後。英國水陸軍當即退出江甯京口兩處。至鎮海招寶山亦當同時退讓。惟舟山鼓浪嶼仍歸英軍暫行屯駐。俟賠款全數交清。前列五商埠均已開關。再將三處軍隊全數撤退。

(十三)所列各條。先繕二冊。由兩國全權委員。蓋用關防印信。各執一冊爲據。俾即日按照各條施行妥辦。

是年八月。清政府交第一批賠款六百萬元。南京、鎮江、上海、吳淞、甯波、鎮海各地英軍盡退駐舟山。旋留二千兵於此。一千兵於鼓浪嶼。臥古鳥率餘軍返回印度。濮鼎查以功擢香港總督。中政府命伊里布爲欽差大臣。入粵交換兩國批准條約。且擬訂開埠約章。未蒞事而伊里布病卒。耆英繼之。以二十三年九月。訂通商開埠約。吾口次第開放。二十六年賠款償清。耆英請英人如約撤兵。英人以舟山永不割讓於他國爲約。耆英許之。舟山及鼓浪嶼之兵。方盡撤退。鴉片之禍。至此終局。然自五口通商以後。啓歐美列強爭競之機。受四千餘年未有之辱。言之令人心痛欲泣。從此

天將明
外侮之來。逐漸愈多。這一失敗。所關甚重。雖然後來將誤國之穆彰阿革職。琦善余步雲正法。却也無濟於事。正是棋局只因一着錯。致教道道盡虧輸。未知後來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英法聯軍廣東起釁

桂花被命天津議和

話說鴉片啓衅之結局。以廣州開關商埠。許各國自由貿易。粵中士民大起不平之心。全省舉辦民團。誓阻英人入境。英港督屢促粵督者英踐約者英以粵中民情憤激。開埠之事。請展緩期限。以防意外之變。轉請港督撤兵。以結民信。遂訂舟山永不割讓與他國之約代之。廣州則延期至道光二十九年。實行開放。繼而徐廣縉代者英督粵。葉明琛爲巡撫。及期。港督文翰又請如約。且以軍艦逼入內河挾之。廣縉親赴英艦詰責。却陰招各屬團練數十萬。夾列兩岸以示聲威。文翰係和緩派人。見羣情洶洶。恐釀禍端。致防商務。因置開埠之事。另與廣縉訂立廣東通商專約。約中有嚴禁英人入城之條。廣縉自爲得計。而英商啣之極甚。戰衅已伏於此矣。會道光三

十年。洪秀全起兵於廣西。建號太平天國。咸豐二年。出湖南。取武昌。次年都金陵。東南各省。大半淪爲戰場。惟廣東尙能自全。時葉明琛已代廣縉爲兩廣總督。咸豐五年。葉明琛自保封疆之外。且接濟各路軍馬。以功晉爵體仁閣大學士。自恃功高。望重。對外人禮節之間。頗形倨傲。此時港督寶林。係積極派。人心懷憤怒。尙未發作。六年。英派新領事巴貢禮至粵。與葉明琛爭入城之約。未遂。所願積怒益深。此時如能留心外交。未始不可以挽回。無奈葉督毫無遠慮。釀成巨患。也是合當有事。適有中國商船埃羅號。掛英國國旗。由廈門駛入廣東。船員十五人。僅有英人二名。餘俱華人。巡河水軍。偵知係奸商假託英籍。竟上船搜索。拔其旗投之水內。盡拘華員至省。英領事見有隙可乘。遂起交涉。責我國官吏辦事野蠻。不當不先照會英國官吏。擅入英船捕其華傭。更不當侮辱英國國旗。實則該船雖入英國船籍。然於十日之前。已經滿期了。與英人本無關係。實情是藉題發揮。葉督又不曾看事做事。竟理直氣壯的回覆過去。大旨以中國官吏捕中國海賊於中國船上。與英國何干。巴夏禮以

告港督寶林寶林大怒。立飭嚴重交涉。巴夏禮得着這個口氣。遂與各商人說道。這回我拏着葉明琛的短處。定要把英人進城的這個條約。爭了回來。纔和他了手呢。因要求明琛將所捕華人。仍送回原船之中。並須立今後不再出此等舉動的約。限四十八時答復。過時不覆。卽作爲談判決裂。葉名琛顛預從事。既不答復。又不設備。竟置之不理。你想清廷用這等昏庸將帥。焉有不失敗之理。這也是我們漢人的劫數。所以纔出了這等人物。辦一回外交。失一回權利。鬧的我們窮地害民。不聊生。就欲學賈長沙。將向何處痛哭呢。閑言少敘。且說英人見葉督並不答復。遂於九月二十六日。出兵突攻黃埔砲台。葉督仍不在意。遣使詰責英人妄動。英領事請入城會議不許。又請就城外會議。仍不許。自己却毫無防備。不知是何居心。戰衅既啓。官軍與團練倉皇失措。少戰卽潰。二十八日。英軍攻毀虎門砲台。英人積忿已久。勇敢異常。水陸軍隊。所當輒靡。竟於十月初一日。攻破省城。葉督逃走。督署被焚。會印度土兵作亂。英人調兵赴援。英兵遂退出廣州。葉督復任。粵民懷恨仇洋。爭起焚毀英俄

法美各國商館以洩忿。葉督並不禁止。英領事巴夏禮見戰機已不可挽回。遂與港督寶林商議道。葉明琛這廝縱民排外。若不給他點苦吃。我們外洋人從今就不能在這裏住了。寶林甚以爲然。遂警告本國政府。請兵決戰。英政府接着這個警報。遂與俄法美三國聯合出軍。以攻中華。法皇拿破崙三世方欲耀武於海外。因從英人之言。借着咸豐六年廣西濫殺傳教師却白倫之案。與英國結同盟軍東來。七年七月。卽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八月。英國全權大臣愛卿率艦隊抵香港。以法軍未至。暫返印度剿匪。九月復至香港。請粵督葉名琛賠償損失。重訂新約。名琛仍置之不理。亦不修守備。十一月。法國全權大使噶羅亦率軍至。兩國統帥商議。謂葉名琛於軍事上毫無考究。又不董外交。中國用這等昏庸之人爲總督。豈不是國運將衰麼。不若趁其因循。水陸夾攻。省城唾手可得。以此要挾清政府。必能得特別之利益。遂議定於十一月十二日。陸軍登岸。三日。海軍攻城。三面夾擊。次日城陷。將軍穆克德訥投降。葉名琛暨巡撫柏貴等被擄。敵軍搜括庫銀及官衙所有。以爲戰利品。

兩國海軍大佐。共掌市政。將葉名琛送至印京加爾喀地。百般折辱。欲死不能。令其穿着清國制服。紅頂花領。遍遊該國屬地。後以瘐死。用漆漆其髮辮。以玻璃龕盛之。置於博物院中。其恨名琛以至如此。我中國之恥辱。真算亘古未有之奇了。且說聯軍既擄名琛。旋將柏貴等釋放。俾復舊職。清政府尋亦下命。以柏貴代名琛。又以黃宗漢代柏貴。八年正月。同盟軍合俄美兩國大使。貽書清相裕誠。派全權大臣赴上海。商議和平解決。朝廷以黃宗漢已奉命赴廣州答之。英法兩國在上海接到答書。怒清廷頑抗。遂邀俄美兩使會議。公同率艦隊北犯。三月初旬。兵抵白河。又函請直隸總督譚廷襄轉告政府議和。俾免生靈塗炭。廷襄如書奏聞。諸君試想。聯軍既佔上風。爲何反屢促議和呢。蓋洋人志在擴張商務。借着勝勢。便可增闢商埠。改訂商約。非若敵國之謀奪城池土地可比。故不欲兵禍延長。有害商業。於是中國朝廷。以侍郎崇綸。學士烏爾昆泰與譚廷襄同在大沽議和。三人奉命。來見同盟軍。洋人以非重臣拒之。四月初八日。又進兵陷大沽砲台。時文宗方以東南半壁兵患甚劇。不

敢久開外衅。致危大局。乃立命大學士桂良尚書花沙納爲議和全權大臣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馳赴天津防禦。一時廷議紛紛不一。要亦不過徒託空言而已。桂花兩全權。既抵天津。會晤英法兩使。英使道。此次戰衅。開自中國。南京條約之第二款。廣州開放商埠。至今十五六年。不肯踐約。且侵犯我國主權。擅捕英商傭夥。辱及國旗。幾次函商。置之不理。不得不用武力解決。今欲重修舊好。固屬美事。但中國人不顧信義。令人不能放心。必須嚴定約章。以杜後患。茲有本大臣擬就草稿。請貴大臣過目。說着便將草約遞過。兩人方欲展視。又聽法國大使說道。中法兩國相交。百有餘年。最稱和睦。自劣督葉名琛總制兩廣以來。事事排外。不認邦交。我國猶曲爲容忍。乃於咸豐六年。廣西仇教。戕害教師。却白倫等。焚毀教堂。搶掠財產。兩年之久。懸案未結。任姦民逍遙法外。並不追捕。雖經領事嚴重交涉。而中國政府。置若罔聞。法政府迫不得已。始以兵力相見。但願從今和好如初。勿相猜忌。永釋嫌疑。兩國國家幸甚。百姓幸甚。亦將擬就約章遞過。桂良花沙納略一展視。見英約凡五十六款。法

約凡四十二款。多有與中國國權上喪失之處。遂卽收起。告辭道。候我兩人回去。細看過。如有不便之處。還望貴大臣酌量刪改一二。英法兩使齊聲說道。此稿係我們兩個協商擬就。並無不合之處。勿庸磋商駁辨。能從就請簽押。不能從卽作罷論。今與貴大臣相約。以十日爲期。過期不復。可就莫怪我等無禮了。愛卿噶羅一派恫嚇之言。慌的桂良花沙納諾諾連聲說道。請貴大臣勿須多慮。有我兩人竭力維持。必不令和局破裂的說罷。起身回轅。邀同僧格林沁譚廷襄會議和約損益事件。議就照會英法兩使。請其照議刪改。未獲允許。且云。非照原稿簽押不可。言多不遜。直令人不能忍受。節錄其文於左。

爲照會事。照得原擬約稿。公平允當。並無偏倚。及益此損彼。違礙主權之處。無可刪改。所指駁治外法權。及稅則數條。殊屬偏見。旣欲修好。總於兩國無損爲平。如以中法治洋人。其不合之處。猶以洋法治華人也是。則徒資兩國人民口實。生事端耳。且此次戰禍啓自中國。我國不肯乘人之危。逼人太甚。慨允修好。其於邦交

鄰誼自維無虧。而猶於無關輕重之末節。嘵嘵不已。多見其不知量也。云云。衆人看了照會。雖然生氣。祇以勢迫求和。不得不強爲忍受。惟有僧格林沁。怒不能遏。忿然道。我堂堂大國。受夷酋之辱。如何能以甘心。請二位全權大臣。再與辯駁。如果無效。我僧某。誓必與之決一死戰。以雪國耻。斷不受其大言恫嚇也。正是。受盟城下。誠堪耻。強弱相形。其奈何。未知和局成否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見照會藩王發忠憤

立條約外國藐中華

話說僧格林沁。忿填胸臆。聲聲要與聯軍決一死戰。桂良、花沙納一齊說道。王爺以夷酋無禮。欲雪國耻。何嘗不是。但以時勢言之。恐非國家之福。現在洪秀全在南京。僭號東南各省。半就淪沒。又有捻匪倡亂。山東河南。蹂躪殆遍。用兵籌餉。國庫空虛。若再與洋兵抗拒。軍火糧餉。均無從籌畫。設粵匪乘虛而入。大局還堪設想嗎。一席話。只說得僧格林沁。毛髮悚然。那一腔熱血。立時結成冰凍了。遂歎了一口氣。默默無言。桂良、花沙納將談判情形。並英法擬就條約。行來照會抄錄一通。據實入奏。文

宗以內憂外患。交迫一時。無可如何。盡從其請。飭桂良等。速與定議。遂於五月十六日。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。桂花兩全權大臣。會晤英法兩大使。按照擬定的條約簽印。此謂天津條約。以未經雙方談判。喪失國權甚巨。分別節錄其大概於後。

中英天津條約節略

- (一) 道光二十二年。所訂南京條約。一律遵行。
- (二) 英國得派公使駐中國。中國亦得派公使駐英國。
- (三) 英國公使大員等。及其眷屬。皆可在北京自由居住。中國當優禮以待。覲見皇帝不得行有妨國體之禮。
- (四) 英國公使。及隨員人等。皆可任意收發文件。行裝囊箱。不得有人擅行啓拆。凡經中國各驛站。一律妥貼照料。
- (五) 中政府。如簡大學士尙書等大臣。與英國公使會晤時。雙方照平等儀式接

待。

(六)自訂立以上所開各項後。中政府如特派大臣出使英國。英政府亦允優待。視此均同。

(七)英政府酌看通商口岸之要。設立領事館。領事官與道員同品。副領事官及繙譯官與知府同品。會晤移文均用平禮。

(八)耶穌教與天主教徒之安分者。中國官吏不得加以非禮。

(九)英國人民攜帶護照者。得往中國內地遊歷。其有無照或不法情事。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。雖在拘禁中。沿途不可虐待。如通商各口岸。地在百里。期在五日以內。可毋庸請照。惟水手船員不在此例。

(十)長江流域各口。英國商船俱可通商。俟亂事平定。許關三口爲商埠。後開鎮江。九江。漢口。三埠。

(十一)除廣州福建廈門甯波上海五口通商外。更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

天 將 明
五口爲商埠。

(十二)英國人民在各口地方租地蓋屋。須按照市價。彼此公平定議。

(十三)英國人民得任便招致華傭。中國官吏不得從中禁阻。

(十四)英商往來運貨。可直接與船戶交涉。倘有走私漏稅情弊。自應照例懲辦。

(十五)英國人民訟案。不論人產。皆歸領事官辦理。

(十六)英國人民有犯事者。由領事官懲辦。中國人民欺凌英人者。由地方官懲辦。兩國交涉事件。彼此皆須會同公平審判。以昭允當。

(十七)凡英人控告華人事件。應先赴領事館投稟。由領事官會同地方官平允審斷。華人控英人於領事館者。亦如之。

(十八)英人居宅。如遇匪徒放火。或搶掠等情。地方官應立即彈壓。將兇犯按律治罪。

(十九)英船在中國轄下海洋被盜者。地方官一經聞報。即應設法查拏追辦。如

獲贓物。交由領事官給還原主。

(二十) 英船在中國沿海地方。受損或擱淺者。地方官查知。應妥爲照料。送交就近領事官查收。

(二十一) 華人因犯法逃避香港。或英國轄下地方。一經中國官照會。領事官卽行查明交出。

(二十二) 華人有欠英人債務不償者。地方官應認真追繳。英人如有此等情事。領事官亦一體辦理。

(二十三) 華商如赴香港清理債務。由香港英官辦理。如債主逃往中國地方。由領事官通知地方官嚴拏。

(二十四) 英商起卸貨物納稅。俱照稅則爲額。總不能較他國有彼免此輸之別。以照平允。

(二十五) 南京條約訂立後。輸出入貨品課。從價值百抽五之稅。今以物品之價

天 將 明

八 四

格下落。課稅亦宜減輕。由兩國派員協定新稅則。

(二十六)經此次協定稅則後。凡關於通商各款。每十年酌量更改。

(二十七)凡英國商船。滿一百五十噸以上者。每噸課鈔銀四錢。百五十噸以下者。每噸課鈔銀一錢。

(二十八)凡英國商船。如到非約內所開放口岸地方。私行經商。即將船貨入官。
(二十九)嗣後英國文書。俱用英文。暫時仍以漢文。俟中國派人熟習英文後。實行。遇有文字辯論之處。以英文爲正義。

(三十)各式公文。敘述英國官民。不得提書夷字。

(三十一)此次英商損失銀二百萬兩。英軍軍需銀二百萬兩。共四百萬兩。悉由廣東督撫籌款賠償。付清後。英軍退出廣東。

(三十二)本約限一年交換御筆批准之正約於北京。

右約三十二款。其餘二十四款。係述舊約及南京條約。

又中法天津條約節略

(一)中國政府准法國政府派公使駐北京。法國政府亦准中國派公使。各盡優待之禮。

(二)嗣後法國文書俱用法文。暫時附華文一件。俟中國派人熟習法文後撤除。遇有文字辯論之處。以法文爲正義。

(三)中法兩國大員。有文書往來。用照會字樣。各該國屬員。對於各該國大員。用申呈字樣。覆用笥行字樣。兩國屬員往來。用平式照會。彼此人民赴訴。俱用稟呈。

(四)除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口已開放外。更將瓊州潮州台灣淡水登州南京六口開放。但南京當俟亂平之後實行。

(五)各通商口岸。准法國領事居住。及法商攜眷自由往來。

(六)法國人民。如赴內地旅行。應先向本國公使或領事。領取執照。其執照應由

中國地方官蓋印爲憑。

(七)中國與他國會議。整頓稅則。一經施行。法商均應沾用。凡從前不便之稅則。關於中法兩國者。由兩國派員協商重定。

(八)法國民人在各通商口岸租地蓋屋。須按民價公平定議。倘將所建之禮拜堂及故地。侮奪毀壞。地方官應嚴拘重懲。

(九)耶穌堂。天主教教徒。持護照入內地者。准其自由傳教。

(十)法商往來運貨。可直接與船戶交涉。倘該船有誣騙走失情事。地方官亦不賠償。

(十一)中國可以任意禁止走私船隻入內地。亦可押令清算賬項。立即出口。倘有冒用法國旗幟者。法政府設法禁止。

(十二)中政府准法政府撥派兵船停泊各通商口岸。以資彈壓。

(十三)法船在中國地方受損。或擱淺者。地方官查知。應立照會就近領事官等。

爲之設法。

(十四)法船水手登岸。須遵約束條規。所有應行規條。由領事官議定。照會地方官查照。以防水手與華人衝突。

(十五)法船在中國轄下海洋被盜者。地方官一經聞報。卽應設法查拏追辦。如獲贓物。交由領事官給還原主。不獲亦不賠償。

(十六)法人有嫌怨中國人者。由領事詳核調停。中國人有嫌怨法人者。領事亦詳核調停。遇有事訟。領事不能調停者。移請地方官。會同秉公辦理。

(十七)法人居宅。如遇匪徒放火。或搶掠等情。地方官應立即彈壓。將兇匪按律治罪。

(十八)凡華人有欠法人債務。不償者。地方官應認真追繳。如無力賠償。不得向地方官索償。法人如有此等情事。領事官亦一體辦理。

(十九)法人與華人爭鬥。如有受傷或致死等事。各歸本國官吏。按本國法律。從

重治罪。

(二十) 凡法國商船滿百五十噸以上者。每噸課銀四錢。百五十噸以下者。每噸課鈔銀一錢。

(二十一) 法商以此次新定稅則。輸納貨稅。但貨值依時有低昂。稅亦應有變更。日後每七年較訂一次。如同治所訂通商章程。改爲十年。

(二十二) 此次法商損失費。與法軍軍需費。共銀二百萬兩。悉由廣東海關賠償。後。法軍始退出廣州。

(二十三) 本約限一年交換御筆批准之正約於北京。

右約二十三條。其餘十九條。係舊時約章。

和約既立。暫可苟安一時。但以戰敗國所處之地位。只求罷兵。盡從人議。無談判之交涉。故其結果喪失國權之處。實爲獨立國之奇辱。我四萬萬同胞禍害之開始。如京城駐公使。我國家一舉一動。無不受其監察。許給領事之裁判權。從此訟獄不得

平允。新稅則之協商。中國課稅頓減。洋官任意收發文件。損失治外法權。長江各口。任令通商。教徒在內地自由傳教。生出許多交涉。甚至民教相仇。又起兵禍。這都是那尙書侍郎兩全權。納交強鄰。不肯稍有違忤。把我四千餘年版圖。割裂的七零八落。把我四百兆同胞。制伏的不死不活。以成就了他們的功名呢。諸公試想。列強在中國通商。俱存着個利益均沾的念頭。此次英法得了無上的便宜。各國豈有眼饞的道理呢。所以不上幾年。就要出事。好在政府辦理外交。有了祖傳的妙法。總是割地賠錢。無有了不下的事情。全不想錢出於民。民出於土。土愈促則民愈窮。猶如剜肉補瘡。瘡未愈而肉已盡矣。真叫人痛哭無地了。正是四百兆民齊痛哭。爲叢敲雀恨鷹鷂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攬公使重興兵禍

襲洋官引出漢姦

話說天津和約成立以後。聯軍退回廣東省城。單等着賠款交清。方纔退兵。猶如坐索一般。廣東大吏及粵海關儘力羅握。好歹的如數交清。打發洋兵回去。誰知天不

厭亂。國家並不度德量力。又惹出了一場大禍。比前番更甚。事在咸豐九年二月。英政府命普勒司爲駐中國公使。法政府命把爾特隆爲駐中國公使。一同來駐北京。並據天津條約末款。交換御筆批准之正式條約。兩公使將抵天津之白河。英國東洋艦隊隊長阿布照會我國大沽守將。其時白河兩岸。爲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所布置。設三柵以橫斷河道。第一柵以松椿而成。第二柵砌巨石於河底。橫亘攬一鐵鎖。鎖上束以厚板。第三柵仍砌以巨石。而置數十丈廣之木筏於石上。自以爲軍備充足。當時大沽守將。接到阿布照會。答以未聞朝命。由外國公使通行之旨。不敢自專。請上告天津大吏。五月二十二日。兩公使已駛抵白河。阿布又請撤除障礙之物。不然即以兵火相見。守將置之不理。二十三日。兩公使偕兩國艦隊前進。抵第一柵破之。二十五日。炸毀第二柵。將近砲台。冷不防官軍伏兵驟發。三路夾攻。砲彈如雨。點一般打來。聯軍抵敵不住。大敗而退。砲艦擊沈四艘。兩國艦隊長。俱受重傷。英兵死者尤多。幸得美國艦隊救援。始得率殘敗軍隊退至上海。兩國政府聞變。憤恨難

當英政府仍任愛爾卿爲全權公使。以克靈頓爲海陸軍總督。率本國及喜望峯印
度之兵一萬三千人。加香港駐兵五千。共一萬八千人。進中國報仇。法政府亦任噶
羅爲全權公使。以蒙登朋爲海軍總督。率兵七千二百人。兩軍於十二月前。後俱抵
香港。英使普勒司。法使布爾特隆。同通牒於商務大臣何桂清。謂若遵天津條約。並
賠償白河損失。仍可罷兵。何桂清據以入奏。政府以前次之戰勝。輒爲外事可望轉
機。天津條約將歸無效。且有大沽砲台可恃。決意拒絕使者。乃下詔曰。

普勒司輒帶兵船。毀我海口防具。首先背約。損兵折將。實由自取。所有八年議和
條款。概作罷論。若彼自知悔悟。可於前議條款內。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。無礙大
體者。通融辦理。仍在上海定議。不得率行北來。若再有兵船入瀾入沙者。必痛加
攻勦。毋遺後悔。

此旨到了上海。何桂清去見兩國公使。照實說了一遍。兩公使道。你們國裏的人。全
無信實。事急就求和。事過就要後悔。直如小兒戲玩的一般。這還稱的起個甚麼國

家呢。這一回若打破北京。勢不休兵。遂立時行文到香港。催兵速進。住不多日。法將蒙登朋英將克靈頓先後帶兵到滬。乃派艦隊分取舟山列島。爲根據之地。此時蘇浙已爲粵匪所陷。各路統帥。方與匪相抵拒。更無力再攬洋人。定海廳知州。見洋兵勢衆。朝廷又無力兼顧。自知不能拒守。遂至英船定約而降。同盟軍卽以定海爲軍需貯蓄之地。島內中國戍兵。全數遣散。由英法派員處理一切政務。中國官吏。受英法委員之任。仍管理行政司法諸事務。舟山布置妥當。蒙登朋克靈頓遂驅兵進至上海。與兩使臣會議。議決英軍以大連。法以芝罘。爲集合地。六月初九日。兩國艦隊相隨。向直隸灣進發。十一日至北塘。發探以偵虛實。探子回報河口營壘。無一守兵。聯軍納悶。不知是何計策。坐候兩日。果無動靜。蒙登朋道。我軍分兩路登岸。先佔北塘街市。如有伏兵。前後夾擊。中國人毫無胆略。諒也不至吃虧。遂傳令登陸。英軍在前。法軍在後。將近北塘街市。施放幾排槍砲。並不見敵軍出應。遂分兵四路進街。惟見鄉民亂成一團。欲逃無路。見了英兵。跪求饒命。克靈頓立傳號令。不准亂殺一

人諭令本地衿耆來見。少時法軍亦到。衿耆應招而至。英將克靈頓施出了好雄手段。吩咐請進大帳。只見進來兩人。俱是鼠耳鷹腮。均非善類。克靈頓立起相迎。讓坐獻茶。問其姓名。纔知是一個秀才。名叫吳仁。一個監生。名叫王義。俱是北塘董事。克靈頓說道。請二位來此。非爲別事。只因清帝失信。用詭計毀我軍艦。傷我軍士。本總督統領大兵。來與清帝算賬。與百姓毫無干涉。本總督已傳軍令。凡有迎降者。俱是安分良民。不准傷害一人。其聚衆抗拒者。是有作戰計畫。便含軍人性質。盡殺無赦。就煩二位出去傳諭市民。照常交易。黎民安堵。我的兵士。俱是紀律之師。公買公賣。絕無騷擾情事。少時我還出示曉諭呢。兩人見英將一團和氣。便拿出那拍馬屁的工夫。吳仁首先說道。統帥以直報怨。不嗜殺人。以湯武之仁。攻桀紂之暴。民人有來蘇之望。軍旅有倒戈之迎。從此勢如破竹。直搗北京。凡俊傑之士。諒無不簞食壺漿以迎迓。卽有一二頑固之流。戎行腐敗。不足慮也。王義又獻計道。此時政府大臣。意見不合。有主戰者。有主和者。分黨相爭。把個皇帝老子。鬧的一點主意沒有。欲戰又

不發兵。欲和又不命使。此處原有重兵把守。忽然奉旨撤防。此處守兵既撤。別處諒也相同。趁此君臣主意未定之時。急急進攻。清帝可擒也。克靈頓聽罷。心裏罵道。怪道都說中國人沒有心肝。看這兩個東西。真是不彀人格。遂假意笑道。承二位台教。本總督感情之至。我軍想在此地設個糧台。就煩二位幫忙。採買軍用品物。及糧草等項。異日事定。再當重謝。兩人起身鞠躬道。統帥吩咐。理應效力。還敢望謝嗎。於是告辭出營。先到街上照呼店鋪。開門貿易。民間不要驚慌。替洋人宣揚了好些威德。並說道。洋人是來奪大清的江山。與我們毫不相干。誰坐了天子。給誰納錢糧。他戰爭他的。我們樂得坐山看虎鬥。作那文明國的百姓呢。那些無知愚人。聽他這番言語。反多半望着洋人打勝仗的。這就是我中國人的壞處。毫無愛國的性理。焉得不土崩瓦解。民氣不伸呢。且說聯軍在北塘作爲根據之處。紮下糧台。歇了幾天。於二十六日。進攻新河。僧格林沁率兵抵禦。大敗虧輸。幾至全軍覆沒。二十八日。聯軍佔據塘沽。直隸總督恒福見敵軍勢銳。貽書乞和。以爭條約未諧。七月初五日。聯軍出

兵攻大沽北岸第一砲台。提督樂善戰敗陣亡。砲台失守。又進攻第二砲台。守兵不戰而降。恆福聞報大驚。方謀自全之策。適英軍遣使至。請將南岸各砲台讓出。以免損傷生靈。恆福應允。以天津城納降。於是兩岸砲台俱爲聯軍所據。我國無險可守矣。朝廷聞報。無可如何。仍命大學士桂良與恆福同爲欽差大臣。在天津議和。未加全權字樣。十四日與英法兩使會晤。二十日和議成立。計三條。

(一) 增闢天津爲商埠

(二) 償英法軍費八百萬兩

(三) 英法兩使各帶隨員入京交換天津條約

右約既定。奏請批准。朝廷嫌條約過重。兩人又無全權之職。主戰派大起囂張。恃僧格林沁尙統重兵駐張家口。因不認此約。聯軍以清廷頻失信用。憤不可當。星夜進逼北京。至河西務。清廷見僧軍未到。不得已又派怡親王載恆向聯軍乞和。聯軍派巴夏禮赴北通州與載恆會晤。巴夏禮要求許兩國公使帶兵二千人入京覲見。尙

天 將 明

未成議。而僧軍已到。僧格林沁以奉調禦戰在先。未接議和朝命。遂欲先發制人。以雪大沽之恥。率兵襲捕巴夏禮等。和局又破。聯軍聞警。克靈頓與蒙登朋計議。蒙登朋道。中國君臣。既無信實。又好野蠻。事急即乞和。却又借着和局行詐。不可聽其以和局延宕。速同他惡戰一場。奪取京城。那時就任我自自由了。克靈頓道。戰是要戰。但這個僧格林沁却是有點子軋手。前次艦隊在大沽之敗。就是此人。塘沽一戰。他只有兩三千人。盡是綠營腐敗之兵。所以一敗塗地。聞聽此人。本是蒙古親王。素善用兵。且秉性忠貞。與士卒同甘苦。故人樂爲之用。他有本國練成八千馬隊。人稱之謂喇囉兵。盡是精壯大漢。全用打獵的火器。彈無虛發。軍心甚齊。可稱的起勇銳之師。自塘沽戰敗之後。他便將這宗馬隊火速調來。聽說還有盛寶帶領旗兵萬餘。古北口提督楊國棟帶領本部提標。總而計之。不下四萬人馬。旁人的兵都不足慮。只有這八千喇囉馬隊。不易抵禦。據我的意見。似不如把和約改輕一點。叫他把巴夏禮放回。同他講和。倒是穩重一些。蒙登明道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我等在中國權利在

此一舉斷不可坐失機宜。古語云：時乎時乎不再來。今日天與不取，後悔何及。一個要戰，一個主和，彼此爭執不已。旁邊引出一個人來，哈哈大笑說道：這點小事，兩位統帥也值當的這樣爭執，只用我略施小計，北京城唾手可得。兩人一看，笑道：此君既出，大事濟矣。正是：脫穎毛遂重自荐，中原民氣永難伸。未知此人爲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奸臣誤國文宗出狩

聯軍進京奕訴議和

話說英法兩個總督，一個主戰，一個主和，議論不定。旁邊一人發笑獻策。英將克靈頓一看大喜，知道又操必勝之權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就有這樣的本領呢。原來此人也是漢人，祖居廣東省城家中豪富，姓白，名叫俊卿，排行第五，爲人極有心機。他的祖父在外洋貿易，他父親名喚白壽，自幼跟隨出洋，後來回籍娶妻黃氏，生了四個兒子。他因親老，就別了妻子，出洋替他父親照料生意。又在西洋娶了一房家小，他這個繼妻名喚愛蘭，本是英國娼妓出身，生的千嬌百媚，人人見愛。原與倫敦一個巨

富納倫公爵有囑臂之盟。後以滯礙未遂。纔嫁了白壽那白壽自從娶他進門。把個老子生生的氣死。過了年餘。白壽送靈柩回廣東安葬。把生意家產。盡歸愛蘭執掌。納倫公爵趁着這個工夫。就把舊歡重續起來。住在白壽家中。猶如主翁一般。一對野鴛鴦。雙飛雙宿。毫無忌憚。過了一年。就生了這個小子。愛蘭便倒提年月。給了白壽一封家信。白壽明知帽子綠了。因廣東人的風俗。最是歡喜私娃。所以也就不以為醜。白壽在家終喪。又料理料理家事。纔返西洋。此時白俊卿已經三歲了。生的面如傅粉。碧眼高鼻。聰明出眾。白壽夫婦愛如拱璧。五六歲便入小學。後來商務學畢業。年方十五六歲。便差他回華。與母兄相見。就留在家鄉。幫着他四個哥哥。照應商務。他的洋話又通。商情熟悉。後來捐了個候選知縣。做了商業董事。專辦洋商交涉事件。因烟土案被拏。逃回西洋家中。及英政府派伯冷麻統海軍東下。白俊卿又運動當了嚮道。廣東之戰。他的功勞很大。和約之重。多是他的把持。事定敘功。英政府用他作了繙譯官。二次南京條約告成。陞為參謀。此次隨在軍中。克靈頓素知他的

歷史足智多謀。當時問計。白五道。古語有云。焉有權臣在內。大將能立功於外者。現在清朝。最信用的是鄭親王。端華。肅親王。肅順。兩人表裏爲奸。這次主和的。就是他兩個。同大學士。桂良。僧格林沁。自以藩王之尊。不肯奔走權門。原同他們不協。盛寶係端華的門生。楊國棟又是桂良的門生。這兩處我都能夠着說話。只用送他幾萬銀子。統帥與他結個交情。許他破城之後。好好保護他們。請他設法把盛楊兩枝兵安伏好了。再把嚟囉兵調開。僧格林沁雖有通天的本領。也就難以爲力了。克靈頓聽了大喜。說道。就煩參謀一行。用多少銀子。請帶了銀券前去。由上海銀行撥兌。白五說道。既奉統帥差遣。敢不効力。只須十萬銀足矣。克靈頓遂吩咐軍需官。打了五張匯票。每張兩萬。由上海匯撥銀十萬兩。交給白五。白五換了衣服。潛至京城。鄭王府花了三萬。送了桂良一萬。兩處俱允照辦。把事情辦的妥妥當當。自己倒落下了六萬。這纔算的是名利兼收呢。白五回來繳差。聯軍按兵不動。過了幾天工夫。偵探來報。說是盛寶奉旨調護京城。並有旨着僧格林沁撥蒙古馬隊四千入衛。克靈頓

以手加額曰。天助我也。遂與蒙登朋商議。發兵攻格林沁於張家灣。格林沁傳令蒙古馬隊打前敵。古北口提督楊國棟打接應。親自督率綠營砲隊遮護。及兩軍對面。嚟囉兵奮勇直前。槍無虛發。銳不可當。聯軍稍却。嚟囉兵隨後掩殺。聯軍砲隊接應開砲。嚟囉兵抵擋不住。格林沁傳令速開大砲。那曉的大砲全不過火。就祇幾百桿抬槍還响了幾聲。如何敵的過聯軍的砲火呢。嚟囉兵死傷頗衆。一齊敗下。砲隊之兵也都棄砲而逃。楊國棟並未接應。早已潛遁。僧軍大敗。聯軍緊追至八里橋。兩軍又惡戰一場。僧軍遂退至北京城外。你道那砲不過火。是何緣故。也是白五的運動。砲隊營官令人將各大砲火門。用鹽滷灌過。所以門藥不燃。僧王那裏曉的吃了這場大虧。豈非中國的國運嗎。時局至此。宮闈震駭。文宗皇帝帶了鄭親王端華尙書肅順等。滿漢倖臣。保着慈安慈禧二宮皇后。並皇太子載淳。出奔熱河。留恭親王奕訢爲全權大臣。軍國大政。便宜行事。駐於城外圓明園。城內派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駐守。聯軍進逼京城。奕訢遺書請和。以未送還巴夏禮等被拒。使命

往返數次。和局卒至破裂。聯軍直逼圓明園。奕訴遁逃。聯軍大掠而居之。累朝羅致之精華。一旦爲異族之戰利品。亦爲外交上之傷心事也。聯軍又致書於奕訴。請開安定門入城。不然攻破城池。必將宗廟宮殿。付之一炬。奕訴少不更事。進退失據。竟如命開城。並釋巴夏禮諸人。聯軍進了京城。奕訴恐遭不測。避於鄉間。不敢出頭。京城無主。聯軍姦淫殺擄。無所不至。九月初五日。聯軍因中國監斃捕虜。焚燬圓明園宮殿。此時天氣漸寒。聯軍無久駐的軍備。士卒頗以爲苦。因又致書奕訴云。和局不卽成立。定以洪秀全爲中國皇帝。建都南京。將北京改爲直隸省城。盡燬宗廟宮闕。另與洪秀全議和定約。奕訴接到此書。與各大臣計議。有的說。現值水寒草枯之時。洋兵人地不宜。趁此速調蒙古勁旅。並東三省陝甘之兵。火速勤王。把京城圍困個水洩不通。敵人孤軍無援。指日可破。有的說。此計不妙。若困了京城。洋兵之敗。固在意中。但怕他縱火焚燒。突圍而出。克靈頓等。斷難擒獲。而京都宗廟社稷。豈不成了邱墟嗎。彼此議論紛紛。莫衷一是。奕訴是一點主意沒有。還是大學士桂良抗議說。

道。敗軍之將。不可以言勇。蒙兵是不能用了。陝甘之兵。多年未經戰陣。想亦腐敗的。不堪。惟東三省旗兵可用。現在彼處土匪猖獗。到處設防。若一調動。必有顧此失彼之虞。且南省軍事正緊。若洋兵再與洪逆會合。大事去矣。奕訴點頭稱是。仍以畏懼不敢出頭。會有俄國公使出爲調停。勸奕訴出任和局。力保無害。奕訴始出當談判之任。九月十一日。卽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。恭親王奕訴率大學士桂良。周祖培在兵部大堂與英將克靈頓。法將蒙登朋會晤。另有英國參謀漢姦白俊卿任通事之職。俄國公使爲調停中人。共計七人開議。其餘中外官僚。不准上堂。英法軍隊。俱是武裝荷槍。自兵部衙門。一直排至天壇。行人不准過往。我國兵士亦預備軍火。埋伏在兵部街及東西交民巷一帶。民房之內。聯軍得勢。要求頗重。周祖培把死生置諸度外。與之辨駁。幾至決裂。幸賴俄使從中挽回。聯軍纔得俯從。當談判辨駁之時。奕訴一句話也沒有的說。有這等的監國大臣。叫外人如何瞧的起嗎。當晚議成。是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。分錄於後。

中英北京和約九款

(一)己未年五月。英使進京換約。因大沽砲台守將阻路。以有隙失和。中國甚爲
悔惜。

(二)將來英使應否在北京長駐。或隨時往來。應候本國諭旨遵行。

(三)中國賠款。改增爲八百萬兩。

(四)中國允准增開天津爲商埠。

(五)中國允准本國民人。赴英國所屬各地。或外洋別地工作。但中國官吏。可隨時查照情形。會訂章程。保護前項華工。

(六)中國割讓九龍司地方爲英國領地。

(七)天津條約。除此次所更張外。一律實行。

(八)中國皇帝。允准將天津條約。及本約發鈔。京外各省督撫大吏閱看。並令刊刻懸布通衢。

(九) 俟中國實行第八款後。英軍駐舟山者。立當退出。駐北京者。起程赴天津。並大沽砲台。登州北海。廣州等處屯駐。再俟賠款交清。然後退回本國。本約自畫押之日始。即行遵辦。勿須另由御筆批准。

中法北京和約十款

(一) 已未年五月。法使進京換約。因大沽砲台守將阻路。以有隙失和。中國甚爲悔惜。

(二) 自後法使進京換約。或於途次。或在京師。俱應優禮以待。

(三) 天津條約。除此次所更張外。一律實行。

(四) 中國賠款。改增爲八百萬兩。

(五) 法國以一百兩於郵被害及受損之法人。餘皆抵軍需。

(六) 中國允准法國宣教師。在各省租買田地。建造自便。

(七) 中國允准增闢天津爲商埠。法兵俟在天津收銀五十萬兩。方能退出天津。

屯佔大沽煙台二口。再俟賠款完全付清。所有佔據中國各地方之法兵。一律退出。

(八)天津條約互換後。法國屯駐舟山之軍隊。立當退出。

(九)中國皇帝允准將天津條約及本約發鈔京外各省督撫大吏閱看。並令刊刻懸布通衢。

(十)右約安於北京。由兩國全權大使各畫押蓋印爲憑。

兩約結局之後。奕訢馳赴熱河行在。於九月二十四日。遵約公布各省。英法兩軍始退出北京。文宗不願回鑾。京內一切政務。悉歸奕訢處理。是年十二月。特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。即以奕訢、桂良等主掌。又命薛煥爲辦理廣州、廈門、甯波、上海、潮州、瓊州、台灣、淡水、八口通商大臣。崇厚爲辦理天津、牛莊、烟台通商大臣。惟長江一帶。兵事方張。約內三埠。待亂定再開。後鎮江於咸豐十一年開放。九江、漢口。至同治元年。始開商埠。英法聯軍入京之禍。至此終局。然而這一失敗。比鴉片之害更深數

倍。從此華洋雜處。步步爲難。時時受人箝制。正是徧體瘡痍。甯忍受。因循不肯覓良醫。未知從此能獲苟安幾日。且待下回講來。

第十五回

謀黑省俄督拓邊疆

弱黃種清臣賣國土

話說北京條約成立。割地賠款。好容易買的聯軍退盡。從此朝廷自維力弱。不敢夜郎自大。動稱天朝。又換了一副媚外的手段。必恭必敬的辦理外交。純看人家的喜怒說話。以爲可以不至再起交涉。誰知人善着人欺。依然又以天津北京之約。引出了一個強國。無風生浪的硬要地方。雖然未動刀兵。却割去地方不少。你道這是何國。如此橫暴呢。就是那黑龍江北。毗連的俄羅斯國。俄國自大彼得當國以來。實行帝國主義。立志蠶食遼東。不遺餘力。自康熙二十八年。尼布楚條約。東侵之力一剷。後於康熙五十八年。恰克圖條約。再到其力。嗣後不敢生覬覦之心。然而歷代君主。未嘗一日忘黑龍江土地也。值我國廣東開衅戰敗。開五口商埠。啓歐美各國遠東之利源。俄國野心勃勃。又興侵吞之志。俄皇遂命木斯福岳福爲西伯利亞東部總

督經營東方之事。木固素負侵略黑龍江的大志。屢遣探險隊。至黑龍江河口。查看東海岸諸要隘。迨俄土戰爭事起。英法出而干涉。聯軍攻俄。木歸國。力陳東方防禦之要。俄皇遂授木以東方經營之權。得便宜行事。直接與中國交涉。時堪察加半島與俄領太平洋之海岸。已陷兵危。木遂決意行通航黑龍江。使堪察加等地方。與西北利亞本部聯絡。先遣使告中國。使至恰克圖。爲中國官吏所拒。木乃率大隊駛入黑龍江。及愛琿都統聞知。大兵已集於境。無力阻止。遂認其通航。木既通航黑龍江。旋於馬隆司克。尼哥來葉甫司克。百羅波甫羅甫司克。諸要塞。駐重兵以防戰。其後英法聯軍。果攻諸隘。以軍糧不能遠繼。難以取勝。時歐洲方面軍事。俄兵迭敗。聞遠東勝利之報。舉國歎呼。從此侵吞之實已顯。迨歐洲之戰局告終。中國政府。特派劃界大臣。與俄國交涉。木以黑龍江下流地域。乃俄國戰勝英法所得。中使以侵佔在先。相駁。爭執不下。談判中止。從此黑龍江的交涉。更形棘手矣。及咸豐七年。中國遭英法聯軍之禍。俄政府乘機。派布恬廷爲北京公使。與中政府協商國境。行至恰克

圖。又如前使之被拒。布恬廷遂由黑龍江水道來粵。與英法美三國公使聯名致書清相裕誠。請派全權大臣。至上海會議各國善後事宜。政府答以三國交涉事宜。由粵省大吏辦理。俄國交涉事宜。由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。俄使不得已。乃至上海。以俟聯軍之動靜。木刺福岳福却在黑龍江方面。着着進行。中國官吏阻擋。木答道。俄國已派公使駐上海。辦理交涉事件。一切事宜。可與俄使磋商。我國當外患內憂交迫之際。並不敢爭論。惟有聽其所爲。尼布楚及恰克圖兩次條約所定之國界。至此全爲虛文矣。次年。木刺福岳福謀畫告成。屯聚哥薩克兵一萬二千於黑龍江口。遣使告黑龍江將軍奕山稱說。總督現奉本國緊急命令返國。將過愛琿。從前貴國答覆黑龍江交涉。由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。總督因便道會商此事。但行色匆匆。望即討論。奕山據以奏聞。朝廷即任奕山爲全權大臣。與木刺福岳福在愛琿會議。木要求以黑龍江爲兩國境界。提出預擬之六款。如左。

(一) 黑龍江左岸至江口。爲俄領。右岸烏蘇利江爲中領。沿烏利江之源。南至朝

鮮國境以東爲俄領。以西爲中領。

(二) 兩國國境河流之通航。限於兩國船舶。

(三) 兩國國境諸河流。許自由貿易。

(四) 黑龍江左岸之中國人民。限三年內移居右岸。

(五) 各派全權委員。更改舊約。

(六) 本約作爲舊約之附約。

當下奕山聞聽此議。說道。中俄兩國邦交最久。且最爲和睦。尼布楚的條約。極爲直接了當。邇來貴國與土國失和。太平洋海岸陷於兵危。貴國以爲通航黑龍江與西北利亞本部聯絡中國皇帝念邦交之誼。慨然承認。貴大臣又在中國領土要塞設防以禦敵兵。中國不肯此時出而阻止者。實因貴國戰禍危急之故。當時若稍一干涉。聯軍繼至。恐貴國東方兵患。也就不堪設想了。中國對於鄰邦。不得不謂有情。乃事定之後。竟將尼哥來葉甫司克等處要隘。久假不歸。貴大臣反擬出這樣條款。豈

非是見利忘義嗎。就是中國國內連年多故。審時度勢。可以欺凌。其如萬國公議何。木云。尼布楚約之成立。乃中國以武力迫壓而成。并非出於兩方面之情願。如今國交緝睦。必須得雙方持平。彼此各無怨尤。才能永以爲好。本大臣所擬草約。正爲保護邦交起見。貴大臣倒是錯會了意了。奕山明知非口舌所能爲力。又懾於兵威。因此不敢過於抗拒。只得去其太甚。於四月初八日。卽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五月十六日。續成愛琿條約三款。如左。

(一) 黑龍江北岸。全爲俄國領地。但原住精奇里河以南之滿人。仍可永居原地。歸中國保護。俄人不得侵犯。

(二) 自烏蘇里江至東海岸之地。作爲中俄兩國公有地。

(三) 黑龍江。烏蘇里江。松花江。限於中俄兩國船舶通航。准兩國人一同交易。依此約所規定。將尼布楚條約所收回之大興安嶺以南地方。及恰克圖條約所規定兩國共有之烏得河流域。盡割給俄國。庸臣誤國。可耻可恨。俄國無故要求。奕山

不敢據理強爭。白白的把地方送了人家。只圖姑息眼前。全不慮及日後。熟料連眼前也不能姑息呢。乃此約方成。而天津條約又起。我國之版圖利權。能有幾何。那裏禁的住。今日割一地。明日租一口。將二十二行省。割裂的七零八落。所有優盛利權。俱爲異族把持。致弱之由。不能爲咸豐諸臣恕也。蓋其時適當英法聯軍。進陷大沽口砲台。朝廷任桂良等。往天津議和。締結和約。俄使布恬廷隨英法艦隊到津。循兩國之例。於五月初三日。與桂良等。立天津條約十二款如左。

(一)嗣後兩國不必由薩納特衙門。及理藩院行文。由俄國外務大臣。直行文中。國軍機大臣。或特派之大學士。往來照會。俱用平等禮式。兩國封疆大臣。及駐紮官員。往來照會。亦按平等禮式。

(二)此後除兩國陸路。與從前所定邊疆通商外。准俄國由海路上之上海。甯波。福州。廈門。廣州。台灣。瓊州。七處通商。以後他國有在沿海增添口岸者。准俄國一律照辦。

(三)嗣後陸路前定各口通商地方。商人數目。及所帶貨物。並本銀多寡。不必示以限制。海路通商章程。將所帶貨物。呈單備查。如有違禁貨物。即將全船貨物入官。

(四)准俄國在海口通商地方。設立領事官。並得派兵艦停泊該處。以資保護。

(五)各通商地方。中俄兩國人民。若有事故。中國官吏。須與俄國領事。或代理員。會同辦理。

(六)俄人有由通商地方進內地傳教者。領事官與沿途地方官。按照定額。察驗執照。果係良民。即行畫押放行。

(七)從來未經定明邊界。由兩國派信任大員。秉公查勘。務將邊界劃定。補入此次和約之內。邊界既定。登入地冊。繪成地圖。立定憑據。俾兩國永無疆界紛爭。

(八)日後中國。若有優待他國通商等事。俄國一律享有。

右款尚有四條。仍遵恰克圖舊約。惟此八條。純係偏重一面的約章。英法聯軍北犯。

要求一面的條款。尙有可以藉口。俄則黑龍江方面。侵我利權。破壞邦交。木刺福岳福以武力迫成愛璦條約於前。本無再訂他約之理。只以乘我危困。不一月復締結此約。其吞噬之心。已可概見矣。是之謂開門揖盜。必至翻箱倒篋。罄其所有不止。獨不知桂良等。竟允其無理之要求。顯違七年答俄使。俄國交涉事宜。由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之諭旨。其中內容。不言而喻。又是貨真價實。不誤主顧於今。思之雖食諸人之肉。而寢其皮。亦不足以洩忿也。且說強俄得寸進尺。咸豐九年。俄政府又派伊格奈提福爲駐北京公使。值英法聯軍入京。全權大臣恭親王奕訴藏匿不敢出頭。俄使乘此機會。出爲調停。勸奕訴出任和局。力保無虞。成就北京和約。伊格奈提福自爲有斡旋之功。有德於中國。索取烏蘇里河以東至海濱。兩國公有之地。以爲謝儀。奕訴德其前情。竟而許之。十年十月初二日。奕訴又與俄使增訂續約十五條。此謂北京條約。正是土地如同儿上肉。任人宰割不知疼。未知所訂條約失敗輕重。且待下回再錄。

第十六回 平回匪俄國據新疆 贖伊犁中華賠巨款

話說奕訴受俄公使要求。索地爲謝。又訂續約十五條。茲擇其重要者。附錄於後。

(一)兩國沿烏蘇里河。松阿察河。興凱湖。白琳河。布圖河。琿春河。及圖們江爲界。以東屬俄國。以西屬中國。惟自國界東迄海濱。原居之中國人。及中國人所占漁獵地域。俄國均准其照常居住。及漁獵。

(二)西疆未勘定之界。此後應順山嶺大河。及中國常住卞倫等處。立標爲界。自雍正五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碑末處起。往西直至齋桑淖爾湖。自此往西南。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。南至敖罕邊鏡爲界。

(三)由兩國派員秉公查勘。設立界碑。東界察勘。在烏蘇里河口會齊。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。西界查勘。在塔爾巴哈台會齊。不限定日期。

(四)交界各處。准兩國人民自由貿易。並不納稅。

(五)俄商由恰克圖到北京。經過之庫倫。張家口地方。亦准其零星貿易。許俄國

於庫倫設領事一人。

(六)中國許開喀什噶爾。照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貿易之理。一律辦理。

(七)兩國人民在通商地域。均可自由貿易。

(八)俄羅斯在中國通商地域。可以設立領事。管理商務。中國在俄國。亦可照此辦理。兩國領事官。及該地方官。相交行文。俱照天津條約平行。倘遇犯罪之人。亦照天津條約。各按本國法律治罪。

(九)今後陸路通商事宜。設有不便。由東部西北利亞總督。與中國邊務大臣。會同酌商。惟依本約爲歸束。至天津條約。亦永遠勿替。

自此約成立以後。烏蘇里河以東。九十萬二千英方里之地。全數割給俄國。俄即劃入東海濱省。此時又得土耳其之白耳克斯克。及伊昔克爾。兩河河畔之地。從此俄國在東方之勢力益強。其侵吞東方之志益雄矣。木刺福岳福於三四年的工夫。開闢邊疆數千里。在中國佔了無上的利權。貪心尙自不足。又親到滿洲。閱察黑龍江。

沿岸一帶形勢在朝鮮境內得一大港灣。命名爲大彼得帝灣。而以灣內海參崴港與波斯得灣定爲太平洋艦隊根據之地。遂以兵佔領之。於是蠶食之心更顯然了。此時東方經營已達目的。又掠西伯利亞。侵佔波斯。略地至中亞細亞。漸與我國伊犁接近。當此之際。中俄邊界尙未派使劃清。適遇回匪倡亂。遂致中俄國界。又生一大交涉。事由同治元年。太平天國餘黨陳得才率衆竄入陝西。回教徒起而應之。掠附近州縣。二年。鳳翔。平涼。回徒先後舉事。蔓延至甘肅靈州。和州。西甯。諸地。三年。出關。陷迪化。據爲巢穴。奇台。綏來。昌吉。諸縣。同時陷沒。時別支回部。又響應於天。山南路。四年。陷伊犁諸城。五年。陷伊犁大城。塔爾巴哈台等處。浩罕。約克勃。可汗。乘機作亂。陷喀什噶爾。自立爲王。遂大破諸回徒。代據迪化諸城。自是關外亂狀。日就劇烈。中國以連年用兵。金陵甫克。捻匪竄擾。山東。河南。安徽。直隸等省。軍事紛紛。無暇顧及邊圍。故關外兵戈角逐。年復一年。朝廷未命一旅之師。前往征勦。俄人見有隙可乘。於同治十年。派土耳其斯坦將軍。率兵進至伊犁。回徒降順。俄軍遂據其地。及駐

京俄使以情由照會總理衙門。中國政府始覺驚恐。光緒元年。命左宗棠爲欽差大臣。督辦新疆軍務。二年。劉錦堂克復迪化府。次第下昌吉呼圖諸城。天山北路漸次平定。三年。劉錦堂與張曜馬玉崑等。共圖南路。克土魯蕃城。約克勃可汗見大勢已去。服毒自盡。官軍長驅大進。收復南路八城。南路肅清。惟北路伊犁。猶爲俄兵所據。遂向俄國提議。還付伊犁問題。四年。命崇厚爲全權大臣。往俄國交涉。崇厚至俄都。謁見俄皇。尋與俄委員訂約。僅返伊犁曲城一部。忒克司河上流地域。俄人佔據不還。且我國須賠償俄國兵費五百萬盧布。初政府畀崇厚之權限。僅得根據俄政府前次照會。云中國如能保境內安全。及償還俄國佔領伊犁之軍費。俄軍卽當撤退之語。因此前往交涉。割讓土地。實在權限之外。任意妄爲之舉。議成。崇厚回朝。朝議譁然。不認草約。將崇厚下獄論死。俄政府聞之大怒。以崇厚係頭等全權公使。實有締約全權。不認草約。於情理殊屬不合。兩方面各執一詞。我國主戰激烈。立命左宗棠往新疆修理軍備。李鴻章嚴天津海防。旋又召還宗棠。以劉錦堂代之。俄人亦整

飭我備。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。當時有英人戈登出作調人。勸雙方和平解決。中政府從之。蓋因戈登當太平天國時。曾助清軍擊洪秀全。屢立戰功。故雖主戰極烈。未便却其美意。於是戈登往勸俄使。請其轉達俄廷。俄廷亦勉從戈登之勸。中政府先將崇厚釋放。以全兩國感情。又派駐英公使曾紀澤爲欽差大臣。前赴勝彼得堡。廢舊約。訂新約。繼而俄外務大臣吉爾斯駐中國公使布策力主前約有效。以崇厚乃頭等使臣。所締之約。豈二等使臣所能廢改。頭等使臣締結之約。尙須廢改。豈二等使臣轉有締約全權之理。曾紀澤告以中國情由。反覆申辯。吉布力以停止談判。與總理衙門直接交涉爲辭。其意原以總理衙門弱。能以受其要挾。並且可以延宕時日。另尋機會也。曾紀澤見事事棘手。處處要挾。談判甚難進步。不得已允償俄國兵費九百萬盧布。吉布始允以特克斯河流域付還中國。議定。遂於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。卽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。全約成立。此謂中俄還付伊犁條約。凡二十款。茲擇其最重要之條件錄後。

- (一) 俄國允將同治十年所佔領伊犁地方交還中國。其伊犁西邊疆界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。至該河入伊犁河匯流處。再過伊犁河。往南至烏宗島山。麻里札特村。沿此等地方劃一界線。其西爲俄領。其東爲中領。
- (二) 伊犁人民於亂時犯罪者。無分民教。一律免究。
- (三) 中國賠償俄國自同治十年至今。代伊犁所費之軍政費。九百萬盧布。
- (四) 同治三年塔城界約。所言齋桑方面之國境。尙有不妥。應自奎洞山。過黑伊爾特什河。至薩河爾嶺。劃一直線爲國境。
- (五) 俄國舊約在伊犁塔爾巴哈喀什噶爾庫倫。設立領事官外。亦准在肅州。及土魯蕃。兩城。設立領事。其餘如哥布多。烏里雅蘇台。哈密。烏魯木齊。(卽迪化)古城五處。俟商務興旺。由兩國陸續商議。添設肅州土魯蕃兩處領事。於附近各地方。關係俄民事件。均有前往辦理之責。至土魯蕃。非通商口岸。而設立領事。他處不得援以爲例。

(六)蒙古各處均准俄人貿易。照舊不納稅。並准俄民在伊犁。塔爾巴哈台。喀什噶爾。烏魯木齊。及關外天山南北兩路各城貿易。暫不納稅。俟將來商務興旺。由兩國議定稅則。即將免稅之例廢棄。

(七)俄國應設領事各處。及張家口。准俄民建造鋪房行棧。張家口以無領事駐紮。而准照辦。他處不得援以爲例。

(八)俄國人民在中國內地及關外地方。陸路通商者。應照本約所附章程辦理。本約所載通商各款。及所附陸路通商章程。每十年商議酌改。如十年限滿。前六個月未請商改。繼續十年。其在中國沿海通商者。應照各國通商總例辦理。

(九)從前所締結各約。未經本約更改者。一律有效。

附專議一條

中國賠款九百萬盧布。合英金磅一百四十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四磅零二先零。分作六次償還。除兌至倫敦匯費毋庸由中國付給外。每次中國淨交英金磅二十二

萬八千六百十磅。零十三先零。八辨士。交與倫敦布拉得別林格銀行收領。每四個月交一次。換約交起。二年交清。

右約比崇厚前訂之約。雖加增賠款四百萬盧布。然而當國交困危之時。承崇厚失敗之後。吉爾斯布策氣燄凌人。且紀澤以二等使臣。位卑言輕。更難乎爲力。卒能轉危爲安。廢棄前約。收回特克司河上流地域。以全國體。豈易事嗎。曾紀澤真稱的起我國外交家之巨擘。當時列強。無不嘖嘖稱羨。以爲中國有人。惜乎天促其年。致我同胞不得受其福庇矣。鄙人編至此處。不禁悲從中來。悽然淚下。滿紙盡濕。字跡模糊。再易再濕。不復能書。不得不暫爲擱筆。試思我中華四千餘年之完全疆域。今已割裂的零零碎碎。華夷雜處。齟齬時生。一動交涉。總是我國吃虧。不是割地求和。就是賠款了事。中國幅圓雖廣。能穀割上幾年。豈不要地盡人絕嗎。至於賠款。久已就羅掘無術。地皮刮乾了。歷年賠款。全是借的外債。拆東補西。姑息眼前。所借外債。更有甚於割地之苦。因借債抵押。非用某處關稅。卽用某處鹽金。甚亦有有用口岸者。中

國現在光景好比病人身體。剋肉補瘡。週身已無完膚。渾身漏管。血液日見枯槁。雖未卽死。已爲行屍走肉耳。所以各國無不輕視華人。豈非以我四萬萬同胞。已爲兒上之肉。早晚供列國咀嚼嗎。我同胞豈可苟且偷安。任人投我於鼎鼐之中呢。願我同胞猛省大夢。衆志成城。立圖自強。以振垂絕之氣。而保殘廢之身。不作亡國之奴。以免滅種之禍。祖宗幸甚。後人幸甚。或有說是天厭中國。積弱已久。無術自強。鄙人獨爲不然。治國之道。與治家無異。譬如人家將敗。必先骨肉離心。父子兄弟不相親睦。各自營私。所以男婚女嫁。衣食之需。及培植子弟。農工商之業。一概由公中開銷。如有不敷。勢必典賣田產。乃子弟學成。均能賺錢。却視爲個人私利。以肥自己妻子。如此人家。就無不一敗塗地的了。若能大家同心努力。先從儉省處入手。使家無妄費。再合力操作。俾人不游惰。得有贏餘。卽還債贖田。不消幾年。也就無不重興門第的了。現在我國之勢。無異如此。如想自強。先要齊心。共起愛國的思想。力去自利的心胸。鄰舍雖好。終不及兄弟骨肉之親。分析門第。那裏及同居共爨之勢。俗語云。

家不和外人欺。這句話真是金石良言。如能全國同心。再講節儉之法。衣食用度。外觀浮文。一人之身。雖至貧賤的。一年之中。如紙煙。如吃酒。如上廟燒香。如打蘸求神。討籤。諸如此類的糜費。至少亦須十元不止。其稍微富裕者。更加以吃大菜。逛堂子。穿外國衣服。歲糜何止三四十元。至富貴之人。則連嫁具衣食。莫不盡學洋派。所糜費用。更不須論矣。况通國之中。盡用洋油洋火。所費尤屬不貲。若能人人節儉。不尙繁華。卽以每人省十元計。一年可省四千兆之多。何愁不富呢。既已富矣。再實行研究工商各業。吃穿用度。盡是我本國之物。便可以永杜漏卮。從此人人臥薪嘗膽。好好和睦鄰國。不要仇視外人。洋人雖很。也不能無故開衅。並可永無戰禍。如此不須十年。洋債償清。租地贖回。國家藏富於民。民富而兵自強。其不爲寰球首屈一指者。吾不信也。是謂人自爲戰之法。正是。只要人人知自奮。欲圖富強有何難。欲知此後國交腐敗的歷史。且待二編詳述。

天 將 明

天 將 明

